

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 ——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為例——

沈玉慧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朝鮮王朝因施行海禁政策，並為了避免捲入中日兩國外交體制之衝突，透過朝貢、通信使節等積極地收集文字、輿圖等各類海外情報。十五世紀根據朝鮮、琉球、日本海商相互往來的基礎下繪製而成的《海東諸國紀・琉球國圖》是一具代表性的琉球輿圖。之後朝鮮、琉球兩國因倭寇、偽使等問題，透過遣使中國的機會維持國交關係。改經由第三地的交流活動，使得朝鮮不易取得琉球之地理情報，因而出現至十九世紀末，朝鮮仍根據〈琉球國圖〉繪製琉球圖，出現簡化、誤謬之情形。然如詳細比較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則可發現其中可見地理資訊之增加。在跨境交流不易的前近代，輿圖資訊的增減顯示當時東亞海域情報的積累與流通。本文主要利用《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考察朝鮮王朝後期琉球地理資訊的來源，以此了解朝鮮的琉球地理情報之形成與累積過程，並藉此探討前近代東亞海域地理情報之流傳。

關鍵詞：朝鮮、琉球、琉球國圖、輿地圖、情報流通

前言

成立於十四世紀中後期的朝鮮王朝對外往來消極，明代遣使往來之國家僅中國、琉球、日本（室町幕府、對馬藩），至清代則僅限於中國與日本（江戶幕府、對馬藩），加上處於中國、日本兩大外交體制之下，為了避免捲入其中之體制衝突，朝鮮多透過燕行使、通信使與當地官員、文人、平民等交流，取得各類海外情報。其中因前往中國的次數頻繁，朝貢人員即成了朝鮮王朝吸取海外情報的主要途徑。¹

朝鮮蒐集所得的情報包含文字、圖像、輿圖等，近年隨著朝貢人員的見聞錄陸續出版，² 利用文字史料探討朝鮮對外往來、認識之研究成果豐富，³ 然匯整各種海外地理知識的輿圖，也是探討東亞交流活動、相互認識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近年對此之代表性研究為一四〇二年朝鮮王朝利用中國的「混一疆理圖」和「聲教廣被圖」完成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此圖目前未存，然有根據此圖增補，現分

- 1 朝鮮朝貢使節收集之海外情報包含清朝與朝貢、互市各國，主要相關研究參見張存武，〈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86-146；松浦章，〈朝鮮使節の琉球通事より得た台湾鄭經・琉球情報〉，《南島史學》，63號（2004.4），頁1-13；伍躍，〈朝貢關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社，2007），頁185-220；閔斗基，〈一九世紀後半朝鮮王朝의 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第二次中英戰爭과 異樣船出沒에의 對應〉，《東方學志》，152輯（1986），頁259-279；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史艸》，30期（1989.11），頁28-62；河政植，〈燕行情報와 朝鮮王朝의 太平天國認識의 政治的背景〉，《歷史學報》，145輯（1995），頁147-194；河宇鳳，〈文物交流と相互認識〉，赤嶺守監譯，〈朝鮮と琉球——歴史の深淵を探る〉（宜野灣：榕樹書林，2011），頁161-198；沈玉慧，〈清代朝鮮燕行使による琉球情報の収集——使節交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94卷4期（2013.3），頁31-64；三好千春，〈暦と天主教：北京のイエズス会士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カトリック研究》，75號（2006.8），頁161-191等。
- 2 朝鮮使節之朝貢見聞主要散見於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2005）與同《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 續》，（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5-2011），另亦集結出版如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首爾：成均館大學校，1962）；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 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所，2008）；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首爾：尚書院，2008）；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1-3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0-2013）；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等。
- 3 主要代表研究參見三好千春，〈燕行使のロシア認識〉，《駿台史學》，96號（1996.1），頁117-146；葛兆光，〈“明朝後無中國”——再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相互認識——〉，《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1輯（2008.3），頁17-24；徐東日，〈朝鮮朝使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等。

別藏於日本京都龍谷大學、長崎縣島原市本光寺、天理大學、熊本本妙寺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大明國圖」等。⁴ 增補內容包括朝鮮、日本以及琉球等國的地理資訊，其中增補之琉球資訊主要是根據《海東諸國紀》中的〈琉球國圖〉（以下簡稱〈海東琉圖〉）（圖 1）。⁵

《海東諸國紀》成書於一四七一年，當時朝鮮和琉球兩國相互遣使往來，因此書中不僅記載了琉球的風俗、地理資訊，也包括根據往來於東亞海域的博多商人所提供之地圖繪製而成的〈海東琉圖〉。⁶ 隨著東亞海域倭寇猖獗及偽使問題頻發，⁷ 朝鮮、琉球兩國中斷直接往來，改由前往北京朝貢的機會，送還彼此的漂流民並互贈國書，維持國交關係。至清代兩國國交往來中斷，僅存兩國人員於北京筆談、詩

4 有關「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流傳和譜系之主要相關研究參見海野一隆，〈天理圖書館所藏大明國圖について〉，《東洋地理學史研究 大陸篇》（大阪：清文堂，2004），頁 211-236；弘中芳男，〈島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歷代國都地圖」1〉，《地圖》，27 卷 3 號（1989），頁 39-52；同，〈島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歷代國都地圖」2〉，《地圖》，27 卷 4 號（1989），頁 1-11；金田章裕，〈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の系譜をめぐる一視角〉，藤井讓治等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頁 448-454；楊曉春，〈《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相關諸圖間的關係——以文字資料為中心的初步研究〉，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图》與《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 76-99；高橋公明，〈「混一疆理歷代國都の図」と「海東諸國總図」〉，荒野泰典等編，《倭寇と「日本国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 273-285 等文。

5 川村博忠，〈島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歷代國都地圖」の内容と地圖學史的意義〉，《島原市本光寺所藏古文書調査報告書》（島原：島原市教育委員會，1994）；海野一隆，〈天理圖書館所藏大明國圖について〉，頁 216；李燦著，Masahiro Yamada, Shiro Sasaki, Shizuaki Shinbunya 譯，〈韓國の古地図〉，《Old Maps of Korea》Gyeonggi-do, Korea: Bumwoo Pub.，2005，頁 464。

6 相關研究參見中村榮孝，〈海東諸國紀の撰修と印刷〉，《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頁 339-380；東恩納寛惇，〈申叔舟の海東諸國紀に見れたる琉球國圖について〉，《史學》，16 卷 3 號（1937.11），頁 329-371；張保雄，〈李朝初期 15 世紀において製作された地圖に関する研究〉，《地理科學》，16 號（1972.2）頁 1-9；田中健夫，〈「海東諸國紀」の日本・琉球圖——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東アジア通交圖と國際認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02-147；佐伯弘次，〈『海東諸國紀』の日本・琉球圖と『琉球國圖』〉，《九州史學》，144 號（2006.5），頁 80-91；Robinson Kenneth R.，〈『海東諸國紀』寫本の一考察〉，《九州史學》，132 號（2002.7），頁 75-92；福寛美，〈『海東諸國紀』の「琉球國之図」の地名と『おもろさうし』〉，《國際日本學》，6 號（2009.3），頁 63-108；上里隆史、深瀬公一郎、渡辺美季，〈沖繩県立博物館所藏『琉球國圖』——その史料価値と『海東諸國紀』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古文書研究》，60 號（2005.7），頁 24-45；平岡昭利，〈琉球に関する古地圖資料〉，《下関市立大學論集》，44 卷 3 號（2001.1），頁 27-41 等。

7 主要研究參見孫承詒，〈朝琉交隣体制の構造と特徴〉，《朝鮮と琉球——歴史の深淵を探索》，頁 19-48；橋本雄，〈中世日本の國際關係：東アジア通交圖と偽使問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

文唱和的私人往來。⁸

即明清時期朝鮮和琉球兩國間的往來由公轉為私，由直接轉為間接，朝鮮不易取得琉球之地理情報，因而出現至十九世紀末朝鮮王朝仍根據〈海東琉圖〉繪製琉球圖，並且因長年摹繪、傳抄，出現琉球資訊嚴重簡化、誤謬之情形。對此 Robinson Kenneth 指出，此係因原屬政府報告書的《海東諸國紀》於十七世紀中期以後逐漸解禁、普及，因此十七、八世紀的朝鮮仍舊利用《海東諸國紀》繪製琉球國圖。⁹

然如詳細地比較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則可發現，除了簡化、誤謬之情形以外，另可見琉球地理資訊的增補，如海野一隆比對、校訂現藏於日本的朝鮮地圖冊中的琉球圖指出，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中，本島內多了建築物的描繪，但並未探究增補的來源。¹⁰ 另洪琬伸也指出朝鮮王朝時期「琉球圖」的知識來源，除了《海東諸國紀》以外，還包括朝鮮王朝前期，朝鮮、琉球兩國直接往來時所得之知識與漂流民見聞，但並未指出新增琉球地理資訊之具體內容。¹¹

另一方面，岩田豐樹雖然廣搜私人和各圖書館所藏的琉球古地圖並進行分類，但未對各類琉球圖進行比較，探討相互間的關聯性。¹² 然由其分類可知，東亞各國甚至歐洲都存有琉球圖。其中與琉球維持穩定朝貢關係的中國，自永樂年間起至清末為止遣使冊封琉球，冊封使節多會據其冊封經驗著述「使琉球錄」並繪製航路圖、琉球圖等。又明嘉靖年間為了掌握日益嚴重的倭患，撰述不少海防圖志，其中

8 河宇鳳，〈文物交流と相互認識〉，頁 161-198；夫馬進，〈一六〇九年、日本の琉球併合以降における中国・朝鮮の対琉球外交——東アジア四国における冊封、通信そして杜絶〉，《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46 集 (2008.10)，頁 5-38；沈玉慧，〈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鮮使節と琉球使節の邂逅〉，《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7 號 (2009.3)，頁 93-114；同〈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貢使節間の交流——朝鮮・琉球使節を例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9 號 (2011.4)，頁 112-144；同〈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 (2012.12)，頁 109-153；同〈清代朝鮮燕行使による琉球情報の収集——使節交流を中心として〉，頁 31-64。

9 Robinson Kenneth R.，〈朝鮮後期の刊本地図帳にみえる日本図〉，《〈国際基督教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所〉アジア文化研究別冊》，12 號 (2003)，頁 91-116。

10 海野一隆，〈朝鮮李朝時代に流行した地図帳——天理図書館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頁 249。

11 洪琬伸，〈「日韓關係史」の辺境——朝鮮と琉球，『地図上』に描かれる關係史〉，《アジア太平洋研究》，20 號 (2013.2)，頁 5-22。

12 岩田豐樹的分類為：日本繪製的國繪圖與日本木版圖、歐洲與圖、韓國與圖、中國與圖、琉球與圖中的琉球圖，以及明治初年日本繪製的琉球圖（岩田豐樹，〈琉球關係の古地図〉，《地圖》，10 卷 2 號，1972，頁 19-23）。

亦包含琉球圖；加上自明代以來朝鮮王朝的輿圖多受中國之影響，¹³ 因此比對朝鮮和中國之琉球圖，將有助於了解朝鮮王朝後期琉球圖的地理資訊來源。本文將透過分析比較朝鮮王朝後期和明清時期的琉球圖，考察朝鮮王朝後期琉球圖的地理資訊來源，以了解朝鮮的琉球地理情報之形成與累積，並藉此探討前近代東亞海域地理情報的流傳。

一、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

（一）朝鮮王朝的琉球圖

朝鮮王朝的琉球圖除了前述《海東諸國紀》中單幅的〈琉球國圖〉以外，東亞圖或世界圖亦多繪及琉球。據目前所見，朝鮮王朝的琉球圖可分為三大類型，一是以中國為主並繪及琉球的世界圖，如前述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圖2）。此類地圖由於涵蓋範圍廣，因此多只圈繪出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即使繪製於王朝後期的〈天下古今大總覽圖〉也可見同樣的圖繪表現。¹⁴ 然值得注意的是，繪製於十八世紀初的〈天下大總一覽之圖〉（圖3），圖中的琉球雖主要仍根據〈海東琉圖〉繪製而成，但琉球本島內多了以文字補註琉球的風俗、物產以及朝貢情形等內容。

二是流行於朝鮮王朝後期的天下圖。此類天下圖不同於前述較為如實的世界圖，而是把世界各國繪入一圓之中，因此也稱為圓形天下圖。圖中除了中國、朝鮮、琉球、日本等國以外，其餘國名多來自《山海經》，屬概念性地表現朝鮮獨特世界觀之地圖。¹⁵ 至王朝後期由於木版印刷發達與社會經濟變化，發展出普及於一

13 金良善，〈韓國古地圖研究抄〉，《梅山國學散稿》（首爾：崇實大學博物館，1972）；李燦，〈韓國の古地図〉，頁484-488；全相運，〈地理學斗地圖〉，《韓國科學技術史》（首爾：正音社，1983），頁298-348；裴祐晟，〈朝鮮的地圖與東亞〉，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編，《韓國研究論叢》，第21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頁322-344。

14 《Old Maps of Korea》，頁26、27。

15 由於此類朝鮮圓形天下圖多未載明作者、詳細的繪製年代，加上形制和內容特殊，因此對於其來源、所據之思想概念、意義等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相關研究可參見前引金良善，〈韓國古地圖研究抄〉；中村拓，〈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図〉，《朝鮮學報》，39、40合併號（1966.4），頁530-458；李燦，〈韓國の古地図〉，頁484-488；海野隆一，〈朝鮮李朝時代に流行した地圖帳——天理図書館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同〈李朝朝鮮における地圖と道教〉，《東洋地理學史研究 大陸篇》，頁266-287；全相運，〈地理學斗地圖〉；裴祐晟，〈朝鮮的地圖與東亞〉等。另有關圓形天下圖起源於中國或朝鮮的兩派論述之比較整理參見文純實，〈古地圖にみる朝鮮王朝の自國認識と世界觀〉，《文明》，1號（2002），頁59-61；相關研究亦可見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及盧宥玟，〈《天下圖》的來源推測與內容分析〉，《從疆理圖到天下圖：韓國古代世界圖與世界圖式研究》（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等。

般民眾的地圖冊，此類天下圖多收錄其中。收錄圓形天下圖之圖冊名稱多樣，包括《輿地圖》¹⁶、《地圖》、《廣輿圖》、《東國輿圖》、《海東地圖》等。¹⁷由於此類天下圖概念性地描繪朝鮮世界觀，因此同樣多只象徵性地圈繪出琉球的地理位置（圖4）。

第三種類型的琉球圖主要為收錄於上述地圖冊中的單幅琉球國圖。此類琉球圖的出現可追溯至前述的〈海東琉圖〉。如前所述，至十九世紀為止朝鮮王朝繪製的琉球圖多摹繪自〈海東琉圖〉，且因長年的摹繪、刻印，多見琉球本島輪廓簡化、地名誤謬，甚至出現方位配置變化之情況。如繪製於十九世紀的《東國輿地圖·琉球國圖》（圖5），此圖的琉球本島輪廓簡化、變形，琉球之地理資訊亦與〈海東琉圖〉有異，如〈海東琉圖〉中記為「琉球國都」之處，《東國輿地圖》中的琉球國圖則記為「中山王所居 國城」，又「門」、「門門」、「王弟大臣所居」、「諸臣所居」的記述內容也不同，且未記各島距離琉球、肥前上松浦之里程，或有無人居之描述，周圍島嶼名稱也因摹繪出現誤謬，如「世世九浦」記為「世九島」，「伊是那山」記為「以是那山」，方位配置亦出現與〈海東琉圖〉上下、左右顛倒的情況。¹⁸

上述三種類型的琉球圖中，除了僅圈繪出琉球地理位置的東亞圖、世界圖以及圓形天下圖以外，其餘琉球圖雖多根據〈海東琉圖〉繪製而成，然因具有較為豐富的地理資訊，因此將目前蒐集所得之此類琉球圖整理如表一：

16 目前存留的《輿地圖》數量多且種類多樣，李燦據其版本與內容分為四類（李燦，〈韓國の古地図〉，頁511-515），中村拓則依天下圖的記述文字、圖繪內容的不同細分為十二種（中村拓，〈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図〉，頁512-503。此文為法文，且分類係以文字描述，海野隆一則將之列表整理，見前引海野隆一，〈朝鮮李朝時代に流行した地図帳——天理図書館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頁15）。另海野隆一指出李燦的分類過於簡略，中村拓的分類過於細瑣，改分為八類（海野隆一，〈朝鮮李朝時代に流行した地図帳——天理図書館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頁15-19）。

17 收錄於其中的地圖除了天下圖以外，還包括朝鮮八道大總圖、八道分圖、中國圖、日本國圖以及琉球國圖等。另《地圖》、《廣輿圖》、《東國輿圖》、《海東地圖》等地圖冊目前多藏於韓國的首爾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崇實大學、高麗大學、嶺南大學、誠信女子大學，以及日本的天理大學圖書館等。有關天理大學圖書館藏的輿地圖之詳細分析、介紹見海野隆一，〈朝鮮李朝時代に流行した地図帳——天理図書館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一文。

18 朝鮮王朝的世界圖、日本國圖、琉球國圖等圖中，或多出現各國或島嶼的分布、地理位置南北顛倒的情況，對此高橋公明以繪有濟州島的朝鮮圖為例，指出輿圖方位的不同可能與繪圖者由中心而邊緣，由內而外的繪圖視野有關，詳細內容參見高橋公明，〈テクニストとしての濟州島地図〉，研究代表者荒野泰典，《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歴史的前提に関する学際的研究》平成十二年度至平成十四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2)研究成果報告書，頁242；同〈「混一疆里歷代國都の図」と「海東諸國總図」〉，頁283-284。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國圖亦可見同樣的情形，唯本文此次蒐集所得之琉球圖有限，將再廣蒐相關圖後，另文討論。

表一

編號	圖冊名	地圖名	製作時期	繪圖/ 刊者	型態	大小	藏地/出處
1	朝鮮地圖	琉球國圖	1658-1712	不詳	摹繪	帖裝 1 帖 (14 折) 29.5×19cm	奎章閣
2	廣輿圖	琉球國圖	1737-1776	不詳	摹繪 (彩)	7 冊 36.8×28.6cm	奎章閣
3	海東地圖	琉球國圖	18 世紀	不詳	摹繪 (彩)	8 帖 47×30.5cm	奎章閣
4	輿地圖	琉球國圖	18 世紀	不詳	摹繪 (彩)	36.5×30.0 cm	韓國嶺南大學 博物館藏
5	×	天下國圖	18 世紀	不詳	摹繪 (彩)	50×56.5cm	韓國湖巖美術館 /《Old Maps of Korea》
6	朝鮮地圖 竝八道天 下地圖	琉球國圖	18 世紀中	不詳	摹繪 (彩)	30×37.5cm	韓國國立中央圖 書館 /《Old Maps of Korea》
7	輿地圖	琉球國圖	18 世紀 後期	不詳	木版本	28×34.5cm	李燦私藏 /《Old Maps of Korea》
8	輿地圖	朝鮮日本 琉球國圖	18 世紀末	不詳	摹繪 (彩)	3 帖 1 軸 (31×21.5cm) 113×59.5cm	奎章閣
9	×	東海全圖	19 世紀	不詳	摹繪 (彩)	43×57cm	韓國國立 中央圖書館
10	輿地圖	琉球國圖	19 世紀 前半	不詳	摹繪 (彩)	1 帖 (13 折) 32.5×23cm	奎章閣
11	東國 輿地圖	琉球國圖	1849	不詳	木版本	1 冊 (22 張) 32×19.2cm	奎章閣
12	東國 輿地圖	琉球國圖	1849	不詳	木版本	1 冊 (23 張) 33×19cm	奎章閣
13	輿地圖	琉球國圖	不詳	不詳	摹繪	7 冊 36.8×28.6cm	奎章閣
14	地圖	琉球國圖	不詳	不詳	木版本	1 冊 (23 張) 15.6×9cm	奎章閣

整體而言，上表中的琉球圖不論是琉球本島的地理資訊、輪廓或是周圍島嶼的地理資訊，都較〈海東琉圖〉簡略。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編號 8 號收藏於奎章閣的《輿地圖》中的〈朝鮮日本琉球國圖〉（圖 6），此圖除了可見據〈海東琉圖〉繪製而成之部分以外，還多了〈海東琉圖〉中未描繪的地理資訊。另編號 4 現藏於韓國嶺南大學博物館的〈琉球國圖〉（圖 7）中的本島輪廓、島內資訊皆不同於其他單幅〈琉球國圖〉，因此透過分析兩圖應可掌握朝鮮王朝獲取琉球地理情報之線索，藉以考察東亞情報的流傳。以下先介紹收錄於《輿地圖》中的〈朝鮮日本琉球國圖〉。

(二)《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

〈朝鮮日本琉球國圖〉(以下簡稱為〈朝日琉圖〉)收錄於《輿地圖》之中,根據韓國奎章閣的介紹,《輿地圖》是三帖一軸的寫本彩色地圖冊,大小為31×21.5公分,作者、刊年皆不詳,各帖收錄地圖內容分別為:第一帖:都城圖(朝鮮王朝)、北京都城三街六市五城八廟全圖、義州北京使行路、朝鮮日本琉球國圖、中國地圖、天下都地圖;第二帖:江原道、京畿道、慶尚道、全羅道、忠清道、平安道、咸鏡道、黃海道等八道分圖;第三帖:江南、江西、貴州、泗川、山東、山西、盛京、雲南、浙江、直隸、河南、陝西、湖廣等中國各省分圖。

相較於多收錄圓形天下圖、中國圖、朝鮮八道大總圖、八道分圖、日本國、琉球國圖等朝鮮王朝後期的地圖冊,此《輿地圖》中未收錄圓形天下圖,反而收錄了摹繪自艾儒略〈萬國全圖〉的〈天下都地圖〉,以及較為如實的〈中國地圖〉、中國各省分圖、義州北京使行路圖、北京都城三街六市五城八廟全圖等。¹⁹

韓國奎章閣的介紹中雖提到《輿地圖》的繪製者和刊年皆不詳,李燦則以〈朝日琉圖〉之構圖具有整體性、使用鮮明的色彩描繪山林、以楷書書寫地名等,推測圖冊應都由同一名中央官署畫員繪製。刊年部分,李燦以圖中記有一七八七年新設置的長津(咸鏡道),又利城(咸鏡道)雖於一八〇〇年改名為利原,但圖中仍記為利城,推測繪製年代應在一七八七至一八〇〇年之間。²⁰

〈朝日琉圖〉如圖名所示,是一幅以朝鮮、日本、琉球三國為主題的地圖,關於朝鮮、日本的部分李燦已有分析,此不贅述。²¹ 琉球之部分李燦與川村忠博皆曾

19 其中義州北京使行路與北京都城三街六市五城八廟全圖詳細描繪從義州經盛京(瀋陽)到北京路程與北京街道內容,因此李燦指出此兩幅圖可能是由朝鮮燕行使節繪製而成(〈『韓國の古地図』解題〉,頁538-539),另朝鮮燕行使節出使北京時都會留下詳細的見聞記錄,因此不排除此兩幅圖也可能是根據燕行使節的朝貢紀錄亦或是由隨員繪製而成。

20 〈『韓國の古地図』解題〉,頁539。圖中另可見安陰、山陰(慶尚道)、泥城(忠清道)等分屬一七六七年與一七七六年以前的地名,對此李燦認為這應是繪圖者於繪圖過程中修正不足所致,另李燦指出〈天下都地圖〉是於一七七〇年代摹繪自艾儒略的〈萬國全圖〉,但並未說明據何推測出此年代(〈『韓國の古地図』解題〉,頁528、539)。此圖冊收藏各類輿圖,透過探討各圖內容將有助於判定其繪製、刊行年代,礙於篇幅之故,將另文詳述。

21 有關日本圖的部分李燦指出,此圖不同於其他收錄於地圖冊中的日本國圖,並非根據《海東諸國紀》中的日本國圖繪製而成,是屬完全不同系統的日本國圖,由於此圖與丁酉倭亂時遭日本俘虜的朝鮮人姜沆著作的《看羊錄》(一六〇一左右成書,一六五六年刊行)中的倭國地圖相似,因此認為此圖應是據《看羊錄》中的倭國地圖繪製而成(〈『韓國の古地図』解題〉,頁538-539)。但相較兩圖則可發現,兩圖的輪廓、南北方向以及地理資訊等都有不少出入,因此〈朝鮮日本琉球國圖〉中日本圖應有其他的圖繪知識來源,有關東亞、西洋諸國繪製的日本國圖之相關研究參見海野一隆,《地圖に見る日本—倭国・ジンパング・大日本》(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提及，然李燦認為此圖和王朝後期的琉球圖相同，主要摹繪自〈海東琉圖〉並無新增之資訊。²² 川村忠博雖然留意到此圖之構圖與同圖冊中的〈入燕程途圖〉、藏於奎章閣的《海東三國圖》接近，但認為圖繪內容並無特別的進展。²³

然如詳細比較〈朝日琉圖〉與〈海東琉圖〉則可發現此圖有不少不同於〈海東琉圖〉之處，如：

1. 琉球本島的輪廓：〈海東琉圖〉的輪廓上下狹長、左右狹窄，且海岸線的描繪較為細緻，〈朝日琉圖〉中琉球本島輪廓則呈橢圓形，海岸線較為簡化，此差異應是多次摹繪造成之結果。
2. 島內資訊：兩圖中央處的地理資訊大致相同，唯標記方式略有不同，首先〈海東琉圖〉中記為「琉球國都」之處，〈朝日琉圖〉則記為「中山王都」，國頭城和中山王都之間記有「王弟大臣所居地」，〈海東琉圖〉中則記在琉球國都的左側，未特別以圓形標記。另〈朝日琉圖〉中，中山王都下方在圓形標記內記有「門門」一處，〈海東琉圖〉中於相對的位置上也可見「門」的標示，但同樣未以圓形特別標記。此處〈海東琉圖〉原畫琉球國都及二個羅城即外郭的門，〈朝日琉圖〉將其改為三座分離的城，原外郭的二個門亦變為第三座城的名稱。另其餘地理資訊也多有出入，如〈朝日琉圖〉中的天界寺、天使館、奉神殿、貴荷山、追思亭等，皆未見於〈海東琉圖〉，反之〈海東琉圖〉中所記沿岸之城²⁴，如東半部的池具足城、賀通連城、五欲城；琉球國都左外側的浦傍城；左半部的河尻泊、伊麻奇時利城、昆北河崎、蓮池、石橋等皆未見於〈朝日琉圖〉。又〈海東琉圖〉中琉球本島外左下角的寶庫、國庫一帶記有「江南南蠻日本商舶所泊」，在〈朝日琉圖〉中記於島內並僅記有「國之寶庫」。
3. 周邊島嶼數量和分布：〈朝日琉圖〉中所記島嶼數量除了〈海東琉圖〉中所繪的大島、思何未島、慶九（久）島、如（輿）論島、鳥（島）、惠平也山（島）、伊時郡（是那）島、郡島、泳（島）、獅（師）子島、栗（島）、花島、九米島、通見島、有見島等以外，另記有花瓶嶼、瓶架山、釣魚

22 李燦，〈『韓国の古地図』解題〉，頁 539。

23 川村忠博，〈ソウル大学校奎章閣所蔵の朝鮮製『海東三國図』について〉，《歴史地理學》，卷 53-5，總 257 號（2011.12），頁 19。

24 琉球之城稱為（グスク，gusugi），其漢字雖亦寫為「城」，但形制與日本本島之城完全不同亦稱為城寨。

嶼、彭家山、馬齒山、右（古）米山、彭胡（澎湖）島、高英（華）嶼、元（龜）鼈嶼、灰堆山、移粵山（移山罌）、硫磺山、熱壁山以及小琉球國等，但少了鬼界島、小崎惠羅武島。另〈海東琉圖〉中記錄了各島距離琉球本島或鄰近島嶼之里程，〈朝日琉圖〉則只記島嶼名稱。²⁵

由上可知，〈朝日琉圖〉中琉球本島內的地理資訊雖較〈海東琉圖〉簡略，但無論是琉球本島或是周圍島嶼都多了〈海東琉圖〉中未描繪的地理資訊。

另一方面，表一編號 4 的〈琉球國圖〉為收錄於《輿地圖》的單幅琉球圖（以下簡稱為〈輿琉圖〉），不同於其他單幅的〈琉球國圖〉，此圖之本島輪廓較為細緻，島內資訊豐富並且精細地描繪出島內建築與山形樣貌，周邊的島嶼雖僅記〈海東琉圖〉中的花島、栗島、獅子島，但上側與左側則描繪了與〈朝日琉圖〉右側與下側同樣的熱壁山、硫磺山等，圖的上下側還記錄了一五七四年朝鮮使節許筠、一六一一年朝鮮使節李晬光與琉球通事、使節對談之內容。

如前所述，與琉球有朝貢冊封關係的中國，因倭患或冊封使節出使之際多留下琉球圖，加上前述朝鮮王朝時期繪製輿圖時多利用中國輿圖增補，因此〈朝日琉圖〉、〈輿琉圖〉中非〈海東琉圖〉的琉球資訊，極可能來自中國輿圖。以下即透過整理、介紹明清時期中國的琉球圖，試圖從中找出此兩圖的地理資訊來源。

二、明清時期中國輿圖中的琉球圖

（一）明代輿圖中的琉球圖

中國輿圖中繪及琉球者可追溯至收錄於成書北宋元符年間《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揔要圖〉（圖 8）。唯當時中國對琉球所知有限，因此圖中僅圈繪出「流求」大略之地理位置，²⁶ 之後如成於南宋的〈東震旦地理圖〉（圖 9）等以中國為主並繪及朝鮮半島、東北亞、東南亞沿海國家、島嶼的輿圖中，同樣仍多僅圈繪琉球之大略位置。

25 有關琉球周邊島嶼的考證可參照東恩納寬惇，〈申叔舟の海東諸國紀に見れたる琉球國圖について〉；福寬美，〈『海東諸國紀』の「琉球國之國」の地名と『おもろさうし』〉；上里隆史、深瀬公一郎、渡辺美季，〈沖縄県立博物館所蔵『琉球國圖』——その史料価値と『海東諸國紀』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等文。

26 十四世紀琉球遣使明朝以前，以「流求」指稱琉球、臺灣的情況普遍，此處是否為琉球本島抑或是台灣還有待考證。

洪武五年(1372)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受明朝招諭遣使進貢，至永樂二年(1404)永樂帝遣使冊封武寧王，雙方正式締結朝貢冊封關係後，明朝和琉球間的往來頻繁，對琉球的認識也逐漸加深。然明初的輿圖主要仍以圈繪琉球大致地理位置的描繪居多(圖10)。

自成書於天順五年(1461)的《大明一統志》和弘治十五年(1502)的《大明會典》問世後，明朝的琉球圖出現了變化。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由明都御史喻時繪製，現藏於西班牙賽維亞市印度總檔案館中的〈古今形勝之圖〉(圖11)，圖中除了圈繪琉球的地理位置以外，在圈繪處內留下以下的描述：

琉球 ○○(琉球)在泉州東海島中，朝貢由福建來。自漢魏以來不通中華，元使招諭不從。國初其地分為三，今併為一國。無賦歛。不知節朔，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

上述內容與《大明一統志》中有關琉球的描述相近。²⁷ 另同樣參照《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中琉球的記載，但內容更為精簡，僅記「福建泉州東海東中，其朝皆由福建以入京」、「東南海中島夷」的琉球圖，則有《皇明職方地圖·皇明大一統地圖一》(圖12)、增補於萬曆七年(1579)嘉慶四年重刊的《廣輿圖·華夷總圖》(圖13)，及繪於一六〇一年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天地圖·東南諸夷圖》、《分野輿圖·東南諸夷圖》等。²⁸ 由於此類地圖較著重於文字描述，因此多只圈繪出概略的相對地理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皇明職方地圖·福建地圖》(圖14)中，除了圈繪出琉球本島的地理位置外，還加上簡要的描述並多了太平山和澎湖的描繪，其中澎湖之處記有「東離琉球五日」，另此圖雖將琉球外海的小島—太平山(今宮古島)繪於琉球本島內，但此皆為迄今為止未曾出現的地理資訊。此一變化應與明朝和琉球間朝貢、冊封使節往來頻繁有關。

如前所述，明初中琉兩國締結朝貢冊封關係後，雙方往來穩定，加上冊封使

27 (明)李賢等奉勅撰，《大明一統志》據中央圖書館藏清初本影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卷89，頁5492-5494。除了琉球以外，朝鮮和日本的圈繪處也可見與《大明一統志》中與兩國沿革相近簡略的文字描述。又除了此圖以外，明崇禎九年(1636)以兵部職方司主事陳組綬為首編繪的《皇明職方地圖·皇明大一統地圖一》、《地圖綜要·華夷古今形勝圖》，以及《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圖》等也屬同類型的輿圖。

28 參見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Washington D.C.：美國國會圖書館，2013)，頁53、49。

節返國後，多會撰述琉球當地的見聞、風俗、制度、語彙及各種圖繪的「使琉球錄」，明朝對琉球的認識也因此逐漸加深。

永樂初年起，明朝即派遣冊封使節至琉球並多撰有「使琉球錄」，唯明初之使琉球錄遭火燒毀，²⁹ 嘉靖十三年(1534)冊封正使陳侃撰述的《使琉球錄》成了現存最早之記錄。此後至明末為止，每回冊封使節返國後，多撰有使琉球錄等相關著述，其中留有圖繪者首見於萬曆七年(1579)冊封正使蕭崇業《使琉球錄》中的〈琉球過海圖〉(圖 15-1)，³⁰ 此圖以多圖式描繪冊封使節從福建梅花所出發途經平佳山、小琉球、雞籠嶼、花瓶嶼、彭佳山、釣魚嶼、黃尾嶼、赤嶼、馬齒山等地抵達那霸港之航海針路圖，並略繪及本島之天使館(圖 15-2)。

萬曆三十四年(1604)，冊封正使夏子陽著述的《使琉球錄》中的〈琉球過海圖〉(圖 16)，除了從福建梅花所至那霸的航海路徑圖以外，對琉球本島有更詳細的描繪，如增加了抵達那霸後的迎恩亭、天妃宮、天界寺、圓覺寺，以及國王殿、歡會門、漏刻門、奉神門等中山王城內之紀錄。由於上述寺社、中山王城之相關紀錄，已見於陳侃的《使琉球錄》，³¹ 因此此圖極可能參照陳侃《使琉球錄》，加上夏子陽自身的實地見聞經驗繪製而成。

收錄於崇禎六年(1633)冊封使節從客胡靖《琉球記》中的〈琉球圖〉(圖 17)，以多圖式描繪琉球本島。此圖除了蕭崇業、夏子陽〈琉球過海圖〉中本島地理資訊外，另增加了臨海寺、輔國寺³²、演武場、長虹橋、觀旭峰等地名。由此可見，隨著出使次數的增加，冊封使節對琉球的認識亦逐漸加深。

除了使琉球錄以外，明嘉靖年間起因倭患嚴重，為了掌握沿海情勢，嘉靖、萬曆年間編繪了不少海防地理志、輿圖，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延請鄭若曾等人編繪《籌海圖編》。另鄭若曾於同時期著作，後由其子孫重新

29 (明)陳侃，《使琉球錄》據民國二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影印明嘉靖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532-533。

30 據(清)周煌《琉球國記略》，卷五〈山川〉中記載：「而前明陳侃，胡靖暨本朝使臣張學禮等『圖錄』，又皆繪山南、山北離立海中，與中山隔別；不知山南、北固與中山聯在一島也。」(周煌《琉球國記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第 293 種，卷五〈山川〉，頁 129)。可知陳侃應另留有圖錄，然此圖錄目前未見。

31 (明)陳侃，《使琉球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8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 14、16、18、26。

32 (清)周煌，《琉球國志略》卷七，〈祠廟(寺院附)〉記載：「護國寺：祺幰十山上(「護」一作「輔」。舊名安禪寺，亦名海山寺，亦名三光院)」，(周煌，《琉球國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93 種，卷七，〈祠廟(寺院附)〉，頁 181)，由此可知輔國寺也稱護國寺。

整理編纂的《鄭開陽雜著》中的《琉球圖說》亦值得關注。《琉球圖說》的內容包括琉球考；琉球之國王世系、山川、風俗、土產；福建—那霸間的針路圖；貢道、貢期、貢例、貢物，以及〈琉球國圖〉等。其中〈琉球國圖〉（以下稱〈琉球圖說圖〉）（圖 18）詳細地描繪了琉球本島內王城之重要建築，如中山牌坊、天使館、迎恩亭、天界寺、圓覺寺等，以及周邊鄰近島嶼。由於此圖中之地名皆見於陳侃、蕭崇業等人著述的《使琉球錄》之中，³³ 加上島內所記之里程數如「迎恩亭至天使館五里」、「天使館至歡會門三十里」，皆以距離冊封使節住宿的天使館為基準，另亦記載冊封航程必經之龜鼈嶼、高華嶼、澎湖島等地，距離琉球的天數，又圖之左下角記有「西南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至琉球」等，推測此圖應是參照《使琉球錄》繪製而成。然不同於《使琉球錄》中〈琉球過海圖〉或〈琉球圖〉採多圖式之畫法，此圖是將琉球本島和航海路程集中於一圖，因此琉球本島的地理資訊略為簡略。³⁴

另收錄於《鄭開陽雜著》中的〈萬里海防圖〉（圖 19）亦繪及琉球。〈萬里海防圖〉是一幅描繪由廣西欽州至瀋陽沿岸的山川和海防線，共計十二幅的海防圖，由於此圖採橫向構圖，即圖的下半部為中國沿岸，上半部為沿海島嶼，因此島嶼輪廓多變形，如第六幅的琉球本島圖亦嚴重變形，琉球本島和周圍島嶼的方向也與上述琉球圖不同，但島內的地理資訊及周邊島嶼的分布、日程的描述等，都和〈琉球圖說圖〉一致，推測此圖應是參考〈琉球圖說圖〉繪製而成。另一幅摹繪自〈萬里海防圖〉以十幅圖組成的〈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圖 20），則是山水畫形式的彩色絹本，其中東南向和正東向兩幅圖中，也可見琉球本島和高華嶼、澎湖島等。琉球本島內雖然只見山川，未見建築物的描繪，但是太平山、迎恩亭、天使館等處和里程的記載都和〈琉球圖說圖〉一致。³⁵

除了上述的圖繪以外，其餘明代輿圖中的琉球圖亦多受〈琉球圖說圖〉之影響，如重刊於嘉靖四十年（1561）第三版的《廣輿圖》即多了〈琉球國圖〉（圖

33（明）陳侃，《使琉球錄》，頁 516、517；（明）蕭崇業，《使琉球錄》收入前引《續修四庫全書》第 742 冊，頁 578。

34《古今圖書編》中亦收錄一幅〈琉球圖〉，唯該圖繪製手法粗糙且傳抄內容多有誤謬因此未列入詳細討論之列，圖見於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 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版 32。

35 此圖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出版圖錄則見於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 明代》。另一幅繪製於萬曆年間的〈福建海防圖〉，和〈萬里海防圖〉的繪法相似，此圖同樣是採山水畫的形式繪製而成，其中也可見琉球本島，但內容較為簡略，僅見琉球國、琉球港、天使館、水庫、米庫、港口城等標示。

21)，此圖除了較為密集的海洋表現，與記於左側應是來自《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中琉球朝貢的文字描述以外，其餘圖繪內容幾乎與〈琉球圖說圖〉相近。另成書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三才圖會》中的〈琉球國圖〉(以下稱〈三才琉圖〉)(圖22)，則刪去了龜鼈嶼、高華嶼、澎湖島距離琉球日程天數的描述，但島內的山川和建築、琉球本島的輪廓，以及周邊島嶼的位置分布等，都與〈琉球圖說圖〉相似。

另一方面，隨著大航海時代興起，西方商人、傳教士進入東亞海域，也帶來了西方繪製地圖的技術和相關知識，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由利瑪竇繪製，後於萬曆三十年(1602)在北京刊行的《坤輿萬國全圖》。西方的經緯度測量技術和世界地理知識的傳入後，刺激了中國輿圖的繪製，然此類輿圖多以世界圖為主，因此多只圈繪出琉球的地理位置(圖23)。

綜上所述，明代中國繪製的琉球圖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

1. 僅圈繪出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
2. 圈繪出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加入源於《大明一統志》、《明會典》的文字描述；
3. 冊封人員繪製的琉球圖：將福州—那霸之航路繪製成多幅長條式的航針路圖，隨著冊封次數的增加，琉球本島內的地理資訊漸次豐富。這些地理資訊也影響了日後海防圖、輿圖中的琉球圖，對琉球本島與周邊島嶼有更豐富、詳盡的描繪；
4. 海防圖中的琉球圖：此類琉球圖主要取自《使琉球錄》中的琉球資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琉球圖說圖〉，此圖根據《使琉球錄》，將琉球本島和航海路程繪為一圖，因此圖繪內容略顯簡略，然此後明代輿圖中的琉球圖多受此圖影響。另除了單幅的琉球圖以外，也可見將縱向的中國海岸線以橫向的方式表現的海防圖，此一圖繪表現則使琉球島內地形、島嶼輪廓嚴重變形。
5. 西式世界圖中的琉球圖：此類地圖囿於圖繪主題，未詳細地繪製琉球本島內

的情形，多僅圈繪出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³⁶

（二）清代中國輿圖中的琉球圖

清代的輿圖繪製主要承襲自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法、計里畫方、丈量山水畫併用法，與明末由西洋傳教士傳入的經緯度三角測量法等。康熙年間，進行大規模的全國性經緯度測量暨三角測量，並運用梯形投影等完成了中國第一幅繪有經緯網的全國地圖——《皇輿全圖》，³⁷雍正乾隆年間為了反映疆域與建置之變化，於《皇輿全圖》的基礎上先後繪製了《雍正十排皇輿圖》、《乾隆內府皇輿圖》。唯傳統的山水畫法與清中期以後興起的計里畫方仍是地圖繪製的主流，會典、方志中的省地圖、縣地圖、城池圖、堡里地圖等，主要仍以山水畫法、計里畫方，抑或是經緯度計里畫方等繪製而成。³⁸

目前所見的清代琉球圖也仍多採山水畫式，大致不出明代的五種類型，如順治四年（1647）根據明本摹繪而成的《遐覽直掌·福建圖》（圖24），³⁹只圈繪出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同圖冊中的〈東南諸夷國名風俗〉（圖25）則是增加了「東海島中去髭鯨手羽冠毛衣」，即與《大明一統志》相似的文字描述。

另康熙二年（1663）的〈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圖26）則是近似於〈古今形勝之圖〉，是一結合圖文並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圖。圖中的琉球與〈古今形勝之圖〉相似，未繪出琉球本島輪廓，而是把《大明一統志》中琉球的文字描述標記在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時局不安，至順治十一年（1654）琉球世子尚質遣使送還明朝敕印、康熙二年（1663）清朝冊封使張學禮等前往琉球冊封世子尚質為琉球國王，清朝與琉球之朝貢冊封關係始正式確立。康熙二年重新刊刻的〈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中，關於琉球之描述最後寫著「清朝

36 除了此五類琉球圖以外，現藏於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的，約繪製於一六二〇年代的〈明代東西洋航海圖 (The Selden Map)〉中亦可見琉球，此圖因屬航海圖雖未繪製出琉球島內之地理資訊，但繪出琉球本島與周邊島嶼之航路位置。相關研究參見錢江，〈《明代東西洋航海圖》與明末福建人的海外貿易〉，香港海事博物館編，《明代海洋貿易、航海術和水下考古研究新進展：香港海事博物館國際會議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2-21。

37 《皇輿全圖》於世界地圖史上亦具有重大意義，詳細內容參見林天人，〈衝突與交流——經緯線與計里畫方〉，《故宮文物月刊》，305期（2008.8），109-110。

38 相關研究參見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等。

39 此圖與繪製於一六〇一年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天地圖》中的〈福建圖〉和〈東南諸夷圖〉相似，參見前引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52、53頁。

未到」，推測刊印此圖時尚不知清朝冊封琉球之情報。

目前所見清中期以後之琉球圖，雖然不似清初只框繪出琉球大致的地理位置，但琉球本島之輪廓亦不如實，且多未繪本島內之地理資訊，同樣多在琉球圈繪處內，簡要說明琉球進貢之情況，清朝中後期兩國朝貢冊封關係穩定，琉球進貢的描述也從清初的「清朝未到」改為「本朝因之受封世守」（圖 27）。⁴⁰

另一方面，康熙十三年（1674）由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繪製的《坤輿全圖》，與乾隆二十五年（1760）法國耶會士蔣友仁繪製的《坤輿全圖》等西式世界地圖，同樣受限於世界圖之故，未詳細描繪琉球本島之資訊，但繪出了琉球海域一帶之島嶼分佈（圖 28）。

清代較詳細、如實的琉球圖，主要仍見於由冊封使節撰述的使琉球錄中的琉球圖。自康熙二年（1663）正、副使張學禮和王垓前往冊封琉球世子，至清末為止總計派遣了八次冊封使，每回皆留有使琉球錄等相關見聞著作，其中首見收錄琉球圖者為康熙五十八年（1719）冊封副使徐葆光所著的《中山傳信錄》。⁴¹

徐葆光以《大明一統志》、《使琉球錄》中所記之琉球山川、風俗、人物等多有誤謬，且同朝之張學禮、汪楫所著《中山紀略》、《使琉球紀》、《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等亦有未盡詳備之處，因此除了根據內廷八品官平安、監生豐盛額測量福州一琉球間的航路繪製〈針路圖〉以外，⁴² 徐葆光也向琉球國王求示《中山世鑑》、山川圖籍，並與琉球士人遊覽琉球山河，考訂琉球的制度、儀禮，編纂了包含官制、冠服、禮儀、風俗、物產、琉球語彙，並繪製封舟圖、針路圖、冊封中山王圖、琉球星野圖、琉球三十六島圖（圖 29）、琉球地圖（圖 30）等，圖文並茂的

40 除了附圖 27 以外，現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繪製於嘉慶十六年（1811）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和嘉慶年間（1814–1816）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亦屬此類之圖，見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86-87、88-89 頁。

41 據（清）周煌《琉球國記略》，卷五〈山川〉中提到張學禮留有圖錄，可知張學禮除了《使琉球記》、《中山紀略》以外，應另有「圖錄」，唯此圖錄目前未見，因此清代《使琉球錄》中最早收錄琉球圖繪者仍為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和《琉球國貢全圖》。

42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據康熙六十年二友齋刻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中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0），卷第 4，〈星野〉，頁 307-308。

《中山傳信錄》，⁴³ 同時另繪製了彩色絹本的《琉球國貢全圖》。⁴⁴

徐葆光透過實地調查指正龜鼈嶼、高華嶼不存，澎湖島非琉球屬島，並在〈琉球地圖〉中標繪出中山、山南、山北之各個屬府，以及首里王城之所在處，在《琉球國貢全圖》中的〈使館至中山圖〉則標繪出天使館到琉球都城中山王府沿途的重要官舍、廟宇及自然景觀等。乾隆二十一年(1756)琉球冊封副使周煌著的《琉球國志略》中也可見與此相近的〈琉球國全圖〉、〈琉球國都圖〉。⁴⁵

除了上述之琉球圖以外，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航海次數的增加，開始出現了《順風相送》等針路簿與〈山形水勢圖〉等航海圖，如前述蕭崇業的〈琉球過海圖〉即標示出福州—那霸間之針路，一七〇八年久米村士族程順則著作的《指南廣義》中的「針路條記」詳細記載福州—那霸間的針路，⁴⁶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與周煌的《琉球國志略》中亦皆可見〈琉球針路圖〉(圖 31)，之後更出現彩繪本的〈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圖 32)。

綜上所述，清代琉球圖的類型和明代相似，即多圈繪出琉球大致地理位置，或再加上《大明一統志》、《明會典》的文字描述，中國或西方式的世界圖，同樣囿於圖繪主題之限，多未能詳細繪製琉球本島和周邊島嶼情形，又清代不似明代有嚴重的倭患，因此幾乎未見如〈琉球圖說圖〉之海防圖。另一方面，隨著與琉球朝貢冊封關係的穩定發展，冊封使節亦積極地收集、增補琉球情報，如徐葆光出使之際，

43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自序》，頁 9-12。關於《中山傳信錄》中琉球圖繪和《琉球國貢全圖》繪製的背景之說明見孫欲容，《從史錄到方志——明清使琉球錄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33-52。

44 《琉球國貢全圖》包括封舟圖、福州琉球針路圖、封舟到港圖、使館至中山圖、諭祭儀注圖、冊封儀注圖、謝封圖、中秋宴圖、重陽宴圖、琉球進京謝封圖、琉球全圖、中山三十六島圖，以及冠簪大帶品級圖、肩輿圖、屋宇圖、器皿圖、村集圖、海松石芝圖、植物圖、海洋生物圖等，其中琉球全圖和中山三十六島圖中有部分島嶼未繪出，因此本文主要仍以《中山傳信錄》為主，輔以《琉球國貢全圖》探討清代琉球圖的特色。有關《琉球國貢全圖》的研究分析參見陳湜，〈以圖鑒史——有關琉球的清宮畫卷〉，《紫禁城》，129 期(2005.3)，頁 92-117；劉若芳，〈徐葆光與所繪琉球圖〉，沖繩県立図書館史料編集室編集，《第八回琉球・中国交渉史に関す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那霸：沖繩県立図書館，2007)，頁 277-294；孫欲容，《從史錄到方志——明清使琉球錄之研究》，頁 33-59。

45 除了〈琉球國全圖〉、〈琉球國都圖〉等圖外，《琉球國志略》尚有〈球陽八景圖〉。另據盧經著，行實紀子譯，〈清宮に所蔵される明清代「琉球国図」三幅の紹介〉(《史料編集室紀要》，31 號，2006.3，頁 117-122)一文中指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藏有周煌繪製的山水式彩圖〈琉球國全圖〉和〈琉球國都圖〉兩幅，據文中考證周煌兩圖所繪製的範圍和內容較《中山傳信錄》的琉球三十六島圖和琉球地圖廣且豐富，具體的差異與《琉球國貢全圖》中〈琉球全圖〉、〈中山三十六島圖〉間之關聯性，將另文詳細討論。

46 程順則撰，《指南廣義》，收入高津孝、陳捷主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十六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有測量官隨行繪製出更為精確的航路圖，加上徐葆光求示琉球山川圖籍並實地考察，指正歷來的誤謬，使清代《使琉球錄》中的琉球本島和周邊島嶼的圖繪都有較詳細精確的描繪，甚至出現彩繪本精細的〈針路圖〉。

三、〈朝鮮日本琉球國圖〉中琉球圖之情報來源與傳承脈絡

以上分析了朝鮮王朝和明清時期，琉球圖的類型和地理資訊的來源，可知朝鮮王朝的琉球圖主要是根據〈海東琉圖〉繪製而成，唯因長年傳抄、刊刻，出現琉球本島輪廓簡化變形，以及地名、島嶼名稱誤謬等情形。另一方面，明清時期如實的琉球圖主要是根據冊封使節前往琉球本島的實際經驗繪製而成，隨著冊封次數的增加，對琉球本島的描繪和地理資訊也愈加詳盡、豐富。這樣的變化也影響了明代琉球圖的繪製，其中彙整了明代使琉球錄的文字與圖繪內容的〈琉球圖說圖〉對日後琉球圖繪製產生極大的影響。

唯屬於兵書的《琉球圖說》流傳至海外之可能性低，反之自十七世紀中後期起，受《琉球圖說》影響甚大的《三才圖會》似已傳入朝鮮國內，如成書於一六一四年李晔光撰述的《芝峯類說》中即可見多處引用《三才圖會》之記述，⁴⁷另李瀛、李德懋、朴趾源，以及丁若鏞等人的著作亦可見參照《三才圖會》之內容，⁴⁸此外亦可見燕行使購買《三才圖會》的紀錄。⁴⁹由此可知，《三才圖會》在朝鮮的流通較廣，收錄其中的〈琉球國圖〉應亦因此傳入朝鮮。

另一方面，由於朝鮮王朝輿圖的繪製多利用中國輿圖進行增補，加上表一編號4的構圖與〈三才琉圖〉接近，並可見與〈朝日琉圖〉相同之島嶼資訊，為了更進一步掌握〈朝日琉圖〉的情報來源與琉球圖在朝鮮之傳承脈絡，以下將比對〈海東琉圖〉、〈琉球圖說圖〉、〈三才琉圖〉、〈輿琉圖〉以及〈朝日琉圖〉等圖中之琉球地

47 李晔光《芝峯類說》一書中提及《三才圖會》之處包括，〈地理部·海〉、〈諸國部·外國〉、〈諸國部·郡邑〉、〈諸國部·道路〉、〈經書部·詩〉、〈經書部·詩經〉、〈文章部·唐詩〉等，詳細內容見青柳綱太郎編輯，《原文和譯對照芝峯類說》上冊（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頁32、52、57、129、132；中冊，頁74、93-94。

48 李瀛，〈答秉休問目 丙辰〉，《星湖全集》卷34，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99冊，頁107；朴趾源，〈答洪德保書 第三〉，《燕巖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冊，77頁；李德懋，〈盜葉記〉，《青莊館全書》，《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冊；丁若鏞，〈大東水經 其一〉，《與猶堂全書》，《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86冊，頁327。

49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第181冊，頁502。

理資訊。

表二

〈海東琉圖〉 (15 世紀中後期)	〈琉球圖說圖〉 (16 世紀中後期)	〈三才琉圖〉 (17 世紀初)	〈輿琉圖〉 (18 世紀)	〈朝日琉圖〉 (18 世紀後期)
國頭城	×	×	×	國頭城
池具足城	×	×	×	×
賀通連城	×	×	×	×
浦	×	×	×	×
五欲城	×	×	×	×
中具足城	×	×	×	×
鬼具足城	×	×	×	×
越法具足城	×	×	×	×
浦	×	×	×	×
玉具足城	×	×	×	×
島尾城	×	×	×	×
阿義那城	×	×	×	×
東	×	×	×	×
琉球國都	×	×	×	中山王都
北 / 自此至國頭皆山	×	×	×	×
大倉 / 王弟大臣所居	×	×	×	王弟大臣 所居之地
浦傍城	×	×	×	×
×	奉神殿	奉神殿	奉神殿	奉神殿
門 / 門 / 門	漏刻門	漏刻門	漏刻門	門門
	歡會門	歡會門	歡會門	
×	×	瑞泉池	瑞泉池	×
西	×	×	×	×
蓮池	×	×	×	×
南 / 自此至島尾皆由田	×	×	×	×
×	中山牌坊 此牌坊距歡會門 五里	中山牌坊 / 此牌坊至歡會門 五里	中山牌坊 / 自牌坊至歡會門 五里	×
×	太平山	太平山	太平山	×
×	×	×	×	貴荷山
寶庫	×	×	×	國之寶庫
灣口 / 江南南蠻日本商 舶所泊	×	×	×	×
國庫 / 那波皆津、 九箇里、石橋	×	×	×	距王城 九百里

〈海東琉圖〉 (15世紀中後期)	〈琉球圖說圖〉 (16世紀中後期)	〈三才琉圖〉 (17世紀初)	〈輿琉圖〉 (18世紀)	〈朝日琉圖〉 (18世紀後期)
×	天使館至歡 會門三十里	天使館至歡 會門三十里	天使館至歡 會門三十里	天使館
×	圓覺等寺	×	×	×
×	天界等寺	天界等寺	天界等寺	天界等寺
奇羅波城	×	×	×	×
白石城	×	×	×	×
大西崎	×	×	×	×
河尻泊	×	×	×	×
那五城	×	×	×	×
伊麻奇時利城	×	×	×	×
昆北河崎	×	×	×	×
雲見泊 要津	×	×	×	要津島
世世九浦 / 有人居	×	×	×	世九島
×	迎恩亭至 天使館五里	迎恩亭至 天使館五里	迎恩亭至 天使館五里	追思亭
×	那霸港口 一里九曲	×	×	×
×	壯山	×	×	×
×	花瓶嶼	花瓶嶼	花瓶嶼	花瓶嶼
×	雞籠嶼	雞籠嶼	雞籠嶼	×
×	瓶架山	瓶架山	瓶架山	瓶架山
×	釣魚嶼	釣魚嶼	釣魚嶼	釣魚嶼
×	小琉球	小琉球	小琉球	小琉球國
×	西南福建梅花所 開洋順風七日可 到琉球	×	×	×
×	彭家山	彭家山	彭家山	彭家山
×	馬齒山	馬齒山	馬齒山	馬齒山
×	古米山 / 此山下水 急碓	古米山	古米山	右米山
通見島	×	×	×	通見島
有見島	×	×	×	有是島
×	澎湖島東離 琉球五日	彭胡島	澎湖島	彭胡島
×	高華嶼東離琉球 水程三日	高英嶼	高英嶼	高英嶼
×	龜鼈嶼東離 琉球水程一日	龜鼈嶼	元鼈嶼	元鼈嶼
×	灰堆山	灰堆山	灰堆山	灰堆山
×	移山畧	移山奧	移粵山	移粵山
×	熱壁山	熱壁山	熱壁山	熱壁山
×	硫磺山	硫黃山	硫黃山	硫磺山

〈海東琉圖〉 (15世紀中後期)	〈琉球圖說圖〉 (16世紀中後期)	〈三才琉圖〉 (17世紀初)	〈輿琉圖〉 (18世紀)	〈朝日琉圖〉 (18世紀後期)
計羅婆羅島即百島	×	×	×	×
九米島 / 去琉球一百五十里	×	×	×	九米(島)
花島 / 去琉球三百里	×	×	花島	花(島)
粟島 / 去琉球三十五里	×	×	粟島	粟(島)
師子島	×	×	獅子島	獅子島
泳島 / 有人居	×	×	×	泳(島)
郡島 / 有人居	×	×	×	郡島
伊是那島 / 去琉球十五里，去上 松三百九十五里，屬 琉球	×	×	×	伊時郡島
惠也平山 / 去琉球二十 里，去上松三百九十 里，屬琉球	×	×	×	惠也平島
鳥島 / 去琉球七十里， 此島硫磺琉球國所採， 屬琉球	×	×	×	鳥(島)
×	×	×	×	要津島
思何未 / 去上松 二百八十五里，去大 島二十五里，屬琉球	×	×	×	思河未島
指肥前上松浦	×	×	×	×
小崎惠羅武島 / 去琉 球四十里，去上松 三百七十里，屬琉球	×	×	×	×
×	×	×	×	君(島)
度(慶)九島 / 去大島 三十里，屬琉球	×	×	×	慶九島
指惠羅武	×	×	×	×
指赤間關無庫浦	×	×	×	×
大島 / 去惠羅武 一百四十五里，屬琉 球	×	×	×	大島
輿論島 / 去度(慶) 九十五里，去琉球 十五里	×	×	×	如輪島
鬼界島屬琉球 去上松二百九十里， 去大島三十里	×	×	×	×

由表二可知，〈輿琉圖〉、〈朝日琉圖〉包含了〈海東琉圖〉與〈琉球圖說圖〉、〈三才琉圖〉之地理資訊，如〈輿琉圖〉中除記載了〈琉球圖說圖〉、〈三才琉圖〉中之奉神殿、漏刻門、瑞泉池、歡會門、中山牌坊、迎恩亭等島內，與花瓶嶼、雞籠嶼等離島資訊以外，同時還繪入了〈海東琉圖〉中的花島、粟島、獅子島。此外，〈朝日琉圖〉本島的輪廓與〈海東琉圖〉接近，島內除了〈海東琉圖〉中的國頭城、中山王都等資訊外，中山王城周圍的天使館、奉神殿、天界寺等之記載應是源自〈琉球圖說圖〉、〈三才琉圖〉，不過應是〈朝日琉圖〉中已經記載了〈海東琉圖〉中的琉球本島資訊，因而省略了漏刻門、歡會門、中山牌坊、圓覺寺等處之地名，以及建築物的描繪，且未描繪琉球本島沿岸城地，亦未記載周邊島嶼距離琉球本島的日程數，但幾乎全數繪入〈海東琉圖〉與〈琉球圖說圖〉、〈三才琉圖〉中之周邊島嶼。

如前所述《三才圖會》於朝鮮半島之流傳較廣，且〈輿琉圖〉、〈朝日琉圖〉與〈三才琉圖〉同樣省略「圓覺等寺」、里程之記載，同將「高華嶼」記為「高英嶼」，「澎湖島」則分別記為「彭湖島」、「彭胡島」，因此〈輿琉圖〉、〈朝日琉圖〉的知識來源應是承自〈三才琉圖〉。

另如前述，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因多次傳抄、刊刻，出現琉球本島輪廓變形，地名、島嶼名稱誤謬等情形，〈輿琉圖〉、〈朝日琉圖〉也可見此現象，如「移山嶼」、「鼃鼃嶼」同記為「移粵山」、「元鼃嶼」，〈朝日琉圖〉更將「輿論島」、「迎恩亭」、「古米山」誤記為「如輪島」、「追思亭」、「右米山」，〈琉球圖說圖〉中的「雲見泊 要津」甚至被簡化為「要津島」。

值得注意的是，〈輿琉圖〉、〈朝日琉圖〉雖同時包含了〈海東琉圖〉與〈三才琉圖〉之地理資訊，但從琉球本島的描繪與整體構圖來看，〈輿琉圖〉、〈朝日琉圖〉應分屬〈三才琉圖〉系統與〈海東琉圖〉系統，即〈輿琉圖〉的構圖和島內建築、山形之描繪，甚至島嶼的分佈位置幾乎與〈三才琉圖〉如出一轍，而〈朝日琉圖〉的本島形狀與周圍島嶼的配置則主要依循〈海東琉圖〉。由於兩圖包含了〈海東琉圖〉、〈三才琉圖〉之地理資訊，但因〈海東琉圖〉、〈三才琉圖〉皆將周圍島嶼集中繪於圖之左半部與上側，因此〈輿琉圖〉、〈朝日琉圖〉將非主系統之島嶼改配置於琉球本島的下方、右側，其中〈朝日琉圖〉中屬於〈三才琉圖〉之島嶼甚至出現上下、左右倒置之情形，如〈三才琉圖〉配置於左側上下方之澎湖島與小琉球，〈朝日琉圖〉則改繪於本島之右側下、上方。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朝日琉圖〉中繪有〈海東琉圖〉、〈琉球圖說圖〉、〈三才琉圖〉等皆未描繪的琉球地理資訊，即國頭城上方的要津島、君島，以及島內下方處的貴荷山。君島現查無相關文獻、地圖之記載，無從考證。至於要津島，據上述〈輿琉圖〉將〈三才琉圖〉的周邊離島配置於上下、左右倒置之相對位置，加上國頭城上方的要津島與琉球圖〈三才琉圖〉下方太平山形似，因此推測〈朝日琉圖〉上方的要津島極可能是錯傳抄琉球圖〈三才琉圖〉下方太平山所致。貴荷山未見於中國、朝鮮、琉球的地圖或文字史料文獻之中，然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朝鮮地圖竝八道天下地圖》（圖 33）和奎章閣《廣輿圖・琉球圖》（圖 34）則可見青荷山，雖然兩圖的方位與〈朝日琉圖〉不同，但青荷山的位置同樣都在「國之寶庫」旁。⁵⁰

此外，青荷山亦曾出現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朝鮮燕行使隨員李商鳳與琉球官生的對話之中。乾隆二十五年朝鮮遣使慶賀清朝平定準噶爾，琉球亦派遣官生入學北京國子監，當時琉球官生蔡世昌、鄭孝德曾前往朝鮮使節館舍拜訪朝鮮使節，並與朝鮮書狀官李徽中和其子李商鳳交談，過程中李商鳳曾詢問琉球境內是否有國頭城、青荷山，當時鄭孝德回以兩處皆在琉球境內。⁵¹ 由此可知，乾隆二十五年以前朝鮮已知青荷山，唯鄭孝德並未詳細說明青荷山的所在之處，因此無法確實掌握其所在位置。然嘉慶十六年（1811）朝鮮書狀官之隨行人員李鼎受著作的《遊燕錄》中，記有青荷山的相關記載：「（琉球）王都……之西有青荷山，國之寶庫在焉」，⁵² 指出青荷山位在琉球寶庫附近。〈海東琉圖〉中可見「寶庫」之紀錄，又沖繩縣立博物館所藏之「琉球國圖」中，於「寶庫」相對位置上記有「江南南蠻寶物在此見物具足廣」⁵³，且附近皆有繪有山岳，推測此山岳應是青荷山。綜上可知，青荷山應如李鼎受所述，位於琉球國都之西、寶庫附近之處，此與《朝鮮地圖竝八道天下地圖・琉球國圖》、《廣輿圖・琉球圖》之「青荷山」，以及〈朝日琉圖〉中之「貴荷山」的位置相近，因此〈朝日琉圖〉中的貴荷山可能是摹繪時將青荷山誤

50 同樣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東海全圖》中的琉球圖也可見青荷山。此圖收錄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고려·조선의 대외교류》（高麗・朝鮮對外交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2），頁 81。

51 李商鳳，《北轅錄》，卷 4，收入《燕行錄選集補遺》上冊，頁 845。關於此次交談的詳細介紹參見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頁 131-139。

52 李鼎受，《遊燕錄》，卷之五，收入前引《燕行錄續集》，第 124 冊，頁 363。

53 深瀬公一郎、渡辺美季，〈沖繩県立博物館所蔵『琉球國圖』〉，收入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編，《琉球と日本本土の遷移地域としてのトカラ列島の歴史的位置づけをめぐる総合的研究》研究報告書，2004，頁 145。

寫為貴荷山。

有關青荷山目前僅見上述之相關記載，因此難以判定青荷山一名究竟據何而來，然如從朝鮮王朝後期對遭風漂抵朝鮮的琉球人，或是漂至異國返回的朝鮮人都會詢問其漂流經歷，⁵⁴ 再加上明清時期朝鮮和琉球兩國人員在北京相遇時多直接以漢文筆談，詢問歷史、風俗、制度等，⁵⁵〈輿琉圖〉中亦可見補註朝鮮使節與琉球使節、通事間的交談記錄，且如前述乾隆二十五年可見朝鮮使節向琉球官生詢問青荷山是否在琉球境內，因此青荷山之名可能得自於琉球國人員、漂風難民。

綜上可知，〈朝日琉圖〉中的琉球情報應是來自於〈海東琉圖〉與〈三才琉圖〉，漂流民和琉球使節、官生等也可能是此圖的情報來源之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海東諸國紀》、《三才圖會》分別成書於十五世紀中後期和十七世紀初，其中《三才圖會》的情報源又可溯至成書於十六世紀中後期的《琉球圖說》，如據前述李燦之推測，《輿地圖》繪製於十八世紀中後期，則何以十八世紀的朝鮮沒有更進一步的琉球地理資訊，推測此應與朝鮮、琉球國交關係與東亞局勢之變化有關。

明初朝鮮、琉球兩國直接遣使往來，朝鮮對琉球歷史、制度、風俗等認識較深，加上前述朝鮮、琉球兩國直接遣使往來時，西日本沿海大名、博多商人也頻繁地往來於東亞海域，並向朝鮮國王獻上日本、琉球圖，〈海東琉圖〉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繪製而成。之後由於倭寇、偽使等問題，朝鮮和琉球中止直接遣使，自一五三〇年起改藉由朝貢的機會，在北京送還彼此的漂流民並相互致贈國書，維持國交關係。⁵⁶ 相較於直接遣使往來，經由第三地的往來活動，不易取得他國各類情報，尤其是地理資訊，因而造成朝鮮對琉球的認識落後，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朝鮮正使俞彥鎬即曾據《大明一統志》中所記琉球之風俗和領域範圍詢問琉球副使阮

54 朝鮮對於遭風難民的問訊記錄多收錄於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9-1960）。相關研究參見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7 號(1984.3)，頁 25-83；同〈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8 號(1985.3)，頁 33-96；劉序楓，〈清代前期的朝鮮與琉球——以朝鮮人的琉球漂流紀錄為中心〉，曲金良、修斌主編，《第十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10），頁 88-104；同〈清代琉球船的朝鮮漂流紀錄〉，陳碩炫、徐斌、謝必震主編，《順風相送：中琉歷史與文化——第十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頁 123-144。

55 有關朝鮮、琉球兩國人員在北京交流活動之相關研究參見注 8。

56 《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六十九卷，中宗二十五年十月九日（乙丑）、中宗實錄七十卷，中宗二十六年三月九日（甲午）。

廷寶。⁵⁷ 因此兩國間交流型態的變化，應是造成朝鮮對琉球地理知識落後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如前指出朝鮮的輿圖資訊多來自中國，輿圖資料屬國家機密，加上明清時期中國嚴格限制外國使節購買史書與兵器外流，⁵⁸ 朝鮮應不易取得輿圖資料，尤其明末清初時期局勢不安，中國更嚴格禁止輿圖外流。如康熙十六年(1677)朝鮮燕行使節的隨行軍官於返國途中，在鳳凰城接受清朝守備隊檢查時，遭查獲「天下各省地圖一冊」，清朝即要求朝鮮國王詳查緣由。朝鮮國王對此回覆奏文表示，該圖冊是朝鮮自行繪製並非購自中國，但清朝對此仍以「天下輿圖關係緊要」要求嚴懲相關人員，攜帶輿圖的軍官即遭革職發配，該次的正副使和書狀官亦遭革職。⁵⁹ 隨著局勢安定管制趨緩，加上朝鮮燕行人員積極購書、收集海外情報並賄賂清朝官吏，因此購得不少書籍甚至禁書。⁶⁰ 清朝對輿圖流通的管制亦似有趨緩之傾向，如康熙四十三年(1705)冬至正使李頤命於燕行期間，曾令隨行畫師繪製所見之〈山東海防圖〉，⁶¹ 康熙六十年(1721)燕行副使李正臣亦曾向朝鮮通事金慶門借閱私藏《盛京地圖》。⁶²

然如前所述，清代輿圖中繪有如實、詳盡的琉球圖多見於冊封使節撰述的使琉球錄，其中又以康熙五十八年(1718)冊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琉球國貢全圖》，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冊封副使周煌《琉球國志略》中的琉球圖繪最為詳盡。雖可見《琉球國志略》傳入朝鮮，⁶³ 但考量琉球相關文獻、輿圖之流通性；相關資訊反映於朝鮮輿圖所需之時間；朝鮮王朝後期主要投注心力於繪製國內

57 俞彥鎬，《燕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第41冊，頁449-451，另參見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頁178-180。

58 (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卷108，頁111。

59 有關該事件的詳細探討參見伍躍，〈朝貢關係と情報收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頁203-207。

60 相關研究參見楊雨蓓，《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一書中第三章〈燕行使臣與漢籍東傳〉，頁107-158。

61 《朝鮮王朝肅宗實錄》卷41，肅宗三十一年四月十日(癸酉)，伍躍，〈朝貢關係と情報收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一文中亦提及此事。

62 李正臣，《燕行錄》，《樸翁遺稿》卷7，《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53冊，頁127。

63 徐葆光之《中山傳信錄》似亦傳入朝鮮，唯目前所見朝鮮史料中記徐葆光的著作多為《使琉球記》或《使琉球記略》因此難以斷定此是否就是徐葆光所著之《中山傳信錄》。另除了周煌《琉球國志略》以外，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一書中多次參引張學禮的《使琉球記》，又奎章閣中藏有李鼎元《使琉球記》一書，可見兩書亦皆傳入朝鮮。

地圖，⁶⁴ 加上前述原屬政府報告書的《海東諸國紀》自十七世紀中期以後始較為普及⁶⁵ 等因素下，因而造成繪製於十八世紀中後期的〈朝日琉圖〉，或至十九世紀末繪製的琉球圖仍參考〈海東琉圖〉與或源自〈琉球圖說圖〉系統的〈三才琉圖〉等繪製而成，出現因長年傳抄、刊刻的誤謬與簡化。

前近代跨境交流不易，東亞海域流通之信息真假交雜，如再加上流傳之過程中有意、無意的增減，誤謬之情形恐更為嚴重，進而影響各國之對外認識、政策。〈朝日琉圖〉即可見因長年傳抄造成的誤謬、簡化。然值得注意的是，此圖集結了成書於十五世紀中後期的《海東諸國紀》、十七世紀初的《三才圖會》以及極可能源自於十八世紀朝鮮與琉球使節之問答資訊，即在十六世紀以來朝鮮、琉球兩國間的直接遣使往來中斷，取得地理資訊途徑受限之交流情況下，於長年傳抄、刊刻造成誤謬、簡化的琉球圖中，仍可見琉球知識仍舊一點一點地補充、積累。朝鮮、琉球兩國雖於十六世紀起中斷直接遣使、明末清初後中斷國交往來，但兩國同屬中國的朝貢國與日本之通信國，仍有於北京、江戶相遇、交流之機會，如清代即可見兩國人員多次於北京筆談、詩文唱和，由此可知朝鮮對琉球並非毫無關心，也因輿圖之流通與使節、漂流民交談之增加，進而於出現了集結《海東諸國紀》、《三才圖會》之琉球資訊，並且補註了朝鮮、琉球使節交流記錄，現藏於韓國崇實大學博物館的《輿地圖・琉球國圖》，至十八世紀中後期則出現了彙整《海東諸國紀》、《三才圖會》與交流記錄的〈朝鮮日本琉球國圖〉。

小 結

本文主要利用收藏於韓國奎章閣《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探討朝鮮王朝後期與明清朝琉球國圖的發展脈絡，試圖掌握該圖中琉球地理知識的來源。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朝鮮國內的琉球國圖主要傳抄自成書於十五世紀中後期的《海東諸國紀・琉球國圖》，之後隨著《三才圖會》的傳入出現了結合《海東諸國紀・琉球國圖》與《三才圖會・琉球國圖》的《輿地圖・琉球國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由此兩圖可知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存在著《海東諸國紀・琉球國圖》與《三才圖會・琉球國圖》兩系統之琉球圖。其中屬於《三才圖會・琉球國圖》系

64 洪琬伸，〈「日韓關係史」の辺境——朝鮮と琉球『地図上』に描かれる関係史〉，頁 16。

65 Robinson Kenneth，〈朝鮮後期の刊本地図帳にみえる日本図〉，頁 111-112。

統的《輿地圖・琉球國圖》補註了朝鮮燕行使與琉球使節、通事交談所得的琉球情報，屬於《海東諸國紀・琉球國圖》系統的〈朝鮮日本琉球國圖〉不僅彙整了兩系統之資訊，還多了可能來自於十八世紀漂流民或與琉球人員交談的琉球情報。

朝鮮和琉球兩國雖自明代中期以來直接往來中斷，加上清代繪製的琉球圖不如明代豐富，以及輿圖流通的限制，致使朝鮮取得琉球地理資訊的途徑有限。但從〈朝鮮日本琉球國圖〉中增補之地理資訊，與朝鮮使節透過在北京與琉球官生交談時確認琉球之地理情報等可知，朝鮮王朝的琉球知識仍舊一點一滴地累積並且反映於輿圖之中，由此亦可見東亞情報的流通與累積。

本文礙於蒐集所得的輿圖有限，僅對朝鮮和明清中國所繪製的琉球圖進行分析討論，因此僅能考察東亞情報傳遞與相互認識之部分情形，今後將繼續蒐羅中國、朝鮮、日本、琉球等國的各類輿圖，透過相互比對、分析，以更全面地了解東亞情報的流通、運用以及相互認識的變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李賢等奉勅撰,《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 (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89-79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 (明)陳侃,《使琉球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4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蕭崇業,《使琉球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42冊。
- (明)夏子陽,《使琉球錄》,收入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 (明)胡靖,《琉球記》,《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中冊。
- (明)鄭若曾《琉球圖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4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中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0。
- (清)周煌《琉球國記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第293種。
- 〈古今形勝之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出版,2013。
-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86冊。
- 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2005。
- 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5-2011。
- 申叔舟著,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本,東京:岩波書店,1991。
- 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1-3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0-2013。
-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冊。
-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首爾:成均館大學校,1962。
-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所,2008。
- 李正臣,《燕行錄》,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53冊。

李商鳳，《北轅錄》，收入《燕行錄選集補遺》上冊。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第181冊。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冊。

李鼎受，《遊燕錄》，收入《燕行錄續集》，第124冊。

李瀾，《星湖全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99冊。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 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首爾：尚書院，2008。

青柳綱太郎編輯，《原文和譯對照 芝峰類說》，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

俞彥鎬，《燕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第41冊。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9-196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

程順則撰，《指南廣義》，收入高津孝、陳捷主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十六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二、近代論著

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第3冊，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

中華輿圖志編制及數字展示項目組編著，《中華輿圖志》，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1。

余定國著，《中國地圖學史》，姜道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第29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55-190。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2年12月，頁109-153。

林天人，〈衝突與交流—經緯線與計里畫方〉，《故宮文物月刊》，305期，2008年8月，頁102-111。

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台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Washington D.C.：美國國會圖書館，2013。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孫欲容，《從史錄到方志—明清使琉球錄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陳湜，〈以圖鑒史—有關琉球的清宮畫卷〉，《紫禁城》，第129期，2005年3月，頁92-117。
-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 葛兆光，〈“明朝後無中國”—再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相互認識—〉，《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1輯，2008年3月，頁17-24。
-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 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 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楊曉春，〈《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相關諸圖間的關係——以文字資料為中心的初步研究〉，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图》與《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76-99。
-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 劉若芳，〈徐葆光與所繪琉球圖〉，沖繩県立図書館史料編集室編集，《第八回琉球・中国交渉史に関す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那覇：沖繩県立図書館，2007，頁277-294。
- 劉序楓，〈清代環中國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以嘉慶年間漂到琉球、呂宋的朝鮮難民返國事例為中心〉，福建師範大學中琉關係研究所編，《第九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頁65-85。
- 劉序楓，〈清代前期的朝鮮與琉球—以朝鮮人的琉球漂流紀錄為中心〉，曲金良、修斌主編，《第十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10，頁88-104。
- 劉序楓，〈清代琉球船的朝鮮漂流紀錄〉，陳碩炫、徐斌、謝必震主編，《順風相送：中琉歷史與文化—第十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頁123-144。
- 劉序楓，〈18-19世紀朝鮮人的意外之旅：以漂流到臺灣的見聞記錄為中心〉，《石堂論叢》（韓國：東亞大學校石堂學術研究院），55輯，2013年，頁65-102。
- 錢江，〈《明代東西洋航海圖》與明末福建人的海外貿易〉，香港海事博物館編，《明代海洋貿易、航海術和 underwater 考古研究新進展：香港海事博物館國際會議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2-21。
- 盧經著，〈清宮に所蔵される明清代「琉球国図」三幅の紹介〉，行實紀子譯，《史料編集室紀要》，第31號，2006年3月，頁117-122。
- 盧有彰，〈《天下圖》的來源推測與內容分析〉，《從疆理圖到天下圖：韓國古代世界圖與世界

圖式研究》，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Robinson Kenneth R.，〈『海東諸国紀』写本の一考察〉，《九州史学》132 號，2002 年 7 月，頁 75-92。

Robinson Kenneth R.，〈朝鮮後期の刊本地図帳にみえる日本図〉，《（国際基督教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所）アジア文化研究別冊》，12 號，2003 年，頁 91-116。

川村博忠，〈ソウル大学校奎章閣所蔵の朝鮮製『海東三国図』について〉，《歴史地理學》卷 53-5，總 257 號，2011 年 12 月，頁 1-22。

川村博忠，〈島原市本光寺蔵「混一彊理歴代国都地図」の内容と地図学史的意義〉，《島原市本光寺所蔵古文書調査報告書》，島原：島原市教育委員會，1994。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史艸》，第 30 期，1989 年 11 月，頁 28-62。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の情報源〉，《寧楽史苑》，第 35 號，1990 年 2 月，頁 21-32。

三好千春，〈燕行使のロシア認識〉，《駿台史學》，第 96 號，1996 年 1 月，頁 117-146。

三好千春，〈曆と天主教：北京のイエズス会士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カトリック研究》，第 75 號，2006 年 8 月，頁 161-191。

上里隆史、深瀬公一郎、渡辺美季，〈沖縄県立博物館所蔵『琉球國圖』—その史料価値と『海東諸国紀』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古文書研究》，60 號，2005 年 7 月，頁 24-45。

中村栄孝，〈海東諸国紀の撰修と印刷〉，《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頁 339-380。

中村拓，〈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図〉，《朝鮮学報》，39、40 合併號，1966 年 4 月，頁 530-458。

文純實，〈古地図にみる朝鮮王朝の自国認識と世界観〉，《文明》，1 號，2002 年，頁 50-65。

夫馬進，〈一六〇九年、日本の琉球併合以降における中国・朝鮮の対琉球外交—東アジア四国における冊封、通信そして杜絶〉，《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46 集，2008 年 10 月，頁 5-38。

夫馬進，〈北学派を中心とした朝鮮知識人による琉球の国際的地位認識〉，《歴史学研究》，907 號，2013 年 7 月，頁 1-14。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

田中健夫，〈「海東諸国紀」の日本・琉球図—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收入氏著《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国際認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02-147。

平岡昭利，〈琉球に関する古地図資料〉，《下関市立大学論集》，44 卷 3 號，2001 年 1 月，頁 27-41。

弘中芳男，〈島原市本光寺蔵「混一彊理歴代国都地図」1〉，《地図》，27 卷 3 號，1989 年，

頁 39-52。

弘中芳男、〈島原市本光寺蔵「混一疆理歴代国都地図」2〉、《地図》27 卷 4 號，1989 年，頁 1-11。

伍躍、〈朝貢関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社，2007，頁 185-220。

李燦、〈韓国の古地図〉、《Old Maps of Korea》，Masahiro Yamada, Shiro Sasaki, Shizuaki Shinbuya 譯，Gyeonggi-do, Korea: Bumwoo Pub., 2005，頁 451-521。

李燦、〈『韓国の古地図』解題〉、《Old Maps of Korea》，Masahiro Yamada, Shiro Sasaki, Shizuaki Shinbuya 譯，Gyeonggi-do, Korea: Bumwoo Pub., 2005，頁 523-556。

佐伯弘次、〈『海東諸国紀』の日本・琉球図と『琉球国図』〉、《九州史学》，144 號，2006 年 5 月，頁 80-91。

沈玉慧、〈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鮮使節と琉球使節の邂逅〉、《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7 號，2009 年 3 月，頁 93-114。

沈玉慧、〈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貢使節間の交流——朝鮮・琉球使節を例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9 號，2011 年 4 月，頁 112-144。

沈玉慧、〈清代朝鮮燕行使による琉球情報の収集——使節交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94 卷 4 期，2013 年 3 月，頁 31-64。

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単」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7 號，1984 年 3 月，頁 25-83。

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単」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8 號，1985 年 3 月，頁 33-96。

松浦章、〈朝鮮使節の琉球通事より得た台湾鄭經・琉球情報〉、《南島史學》，第 63 號，2004 年 4 月，頁 1-13。

河宇鳳著，《朝鮮王朝時代の世界観と日本認識》，小幡倫裕譯，東京：明石書店，2008。

河宇鳳著，《朝鮮実学者の見た近世日本》，井上厚史譯，東京：ぺりかん社，2001。

河宇鳳、〈文物交流と相互認識〉、《朝鮮と琉球——歴史の深淵を探る》，赤嶺守監譯，宜野灣：榕樹書林，2011，頁 161-198。

東恩納寛惇、〈申叔舟の海東諸國紀に見れたる琉球國圖について〉、《史学》，16 卷 3 號，1937 年 11 月，頁 329-371。

岩田豊樹、〈琉球関係の古地図〉、《地圖》，10 卷 2 號，1972 年，頁 19-23。

金田章裕、〈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の系譜をめぐる一視角〉、藤井讓治等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頁 448-454。

姜在彦著，《朝鮮の西学史》，鈴木信昭譯，東京：明石書店，1996。

洪玗伸，〈「日韓關係史」の辺境—朝鮮と琉球，『地図上』に描かれる關係史〉，《アジア太平洋研究》，20 號，2013 年 2 月，頁 5-22。

海野一隆，《地図に見る日本—倭国・ジンパング・大日本》，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海野一隆，《東洋地理学史研究 大陸篇》，大阪：清文堂，2004。

高橋公明，〈「混一疆里歷代国都の図」と「海東諸国総図」〉，荒野泰典等編，《倭寇と「日本国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 273-285。

高橋公明，〈テキストとしての済州島地図〉，研究代表者荒野泰典，《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歴史的前提に関する学際的研究》平成 12 年度 - 平成 14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A)(2) 研究成果報告書。

高橋公明，〈「混一疆里歷代国都の図」と「海東諸国総図」〉，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倭寇と「日本国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 283-284。

孫承喆，〈朝鮮後期実学思想の対外認識〉，《朝鮮学報》，122 號，1987 年 1 月，頁 115-143。

孫承喆，〈琉球交隣体制の構造と特徴〉，《朝鮮と琉球——歴史の深淵を探る》，宜野灣：榕樹書林，2011，頁 19-48。

原田禹雄譯注，《明代琉球資料集成》，宜野灣：榕樹書林，2004。

深瀬公一郎、渡辺美季，〈沖縄県立博物館所蔵『琉球國圖』〉，收入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編，《琉球と日本本土の遷移地域としてのトカラ列島の歴史的位置づけをめぐる総合的研究》研究報告書，2004，頁 139-185。

張保雄，〈李朝初期 15 世紀において製作された地図に関する研究〉，《地理科学》，16 號，1972 年 2 月，頁 1-9。

鈴木信昭，〈朝鮮に伝来した漢訳天主教書——1801 年辛酉教難の時期まで〉，《朝鮮学報》，第 154 輯，1995 年 1 月，頁 57-95。

鈴木信昭，〈朝鮮肅宗三十四年描画入り『坤輿萬國全圖』攷〉，《史苑》，第 63 卷第 2 號，2003 年 3 月，頁 6-35。

鈴木信昭，〈朝鮮に伝来した利瑪竇『兩儀玄覽図』〉，《朝鮮学報》，第 201 輯，2006 年 10 月，頁 1-30。

福寛美，〈『海東諸国紀』の「琉球国之図」の地名と『おもろさうし』〉，《国際日本学》，6 號，2009 年 3 月，頁 63-108。

橋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

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絵図・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京都：京都大學大學文學研究科，2004。

全相運，〈地理學과 地圖〉，《韓國科學技術史》，首爾：正音社，1983，頁 298-348。

金良善，〈韓國古地圖研究抄〉，《梅山國學散稿》，首爾：崇實大學博物館，1972。

河政植，〈燕行情報와 朝鮮王朝의 太平天國認識의 政治的背景〉，《歷史學報》，第 145 輯，

1995 年，頁 147-194。

河政植，〈阿片戰爭과 朝鮮・日本〉，《近代中國研究》，第 2 輯，2001 年，頁 23-56。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고려·조선의 대외교류 (高麗・朝鮮對外交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2。

閔斗基，〈一九世紀後半朝鮮王朝의 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第二次中英戰爭과 異樣船出沒에의 對應〉，《東方學志》，第 152 輯，1986 年，頁 259-279。

裴祐晟，〈朝鮮的地圖與東亞〉，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編，《韓國研究論叢》第 21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頁 322-344。

國立濟州博物館編，《탐라와 유구왕국：해양 문물 교류 특별전 II (耽羅與琉球王國：海洋文物交流特別展 II)》，(濟州：國立濟州博物館，2007)。

Yang Bo-kyung. *Old Maps of Korea. Gyeonggi-do, Korea*: Bumwoo Pub., 2005.

The Form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Joseon's Overseas Knowledge: Focusing on the *Map of Joseon, Japan and Ryukyu in Yuditu*

Shen, YuHui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Joseon restricted maritime trade, but she still actively collected overseas information including documents and maps from envoys and messengers to avoid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iplomatic system. The “Map of Ryukyu” (琉球國圖) in Haedong Chegukki (海東諸國紀, The Account of Various Countries across the Eastern Sea) was drawn in the 15th century, when Joseon, Ryukyu and Japan still ha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de, and it has since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map of Ryukyu. In later years, due to the issues of Japanese pirates and fake envoy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seon and Ryukyu was strained, and their official exchange was limited to the occasions when they paid tribute to China. This situation limited Joseon's access to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Ryukyu, and even Joseon's maps of Ryukyu draw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ere still based on the ancient map, containing oversimplified and erroneous data. However, an increase of information about Ryukyu is found after a careful perusal of different maps.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Map of Joseon, Japan and Ryukyu” (朝鮮日本琉球國圖) in Yuditu (輿地圖, Map of the Empire) to examine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Ryukyu, which aims to understand how Ryukyu-relat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developed in Joseon, and how maritim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of East Asia circulated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Keywords: Joseon, Ryukyu, Ryukyu Map, Yuditu, Information Ex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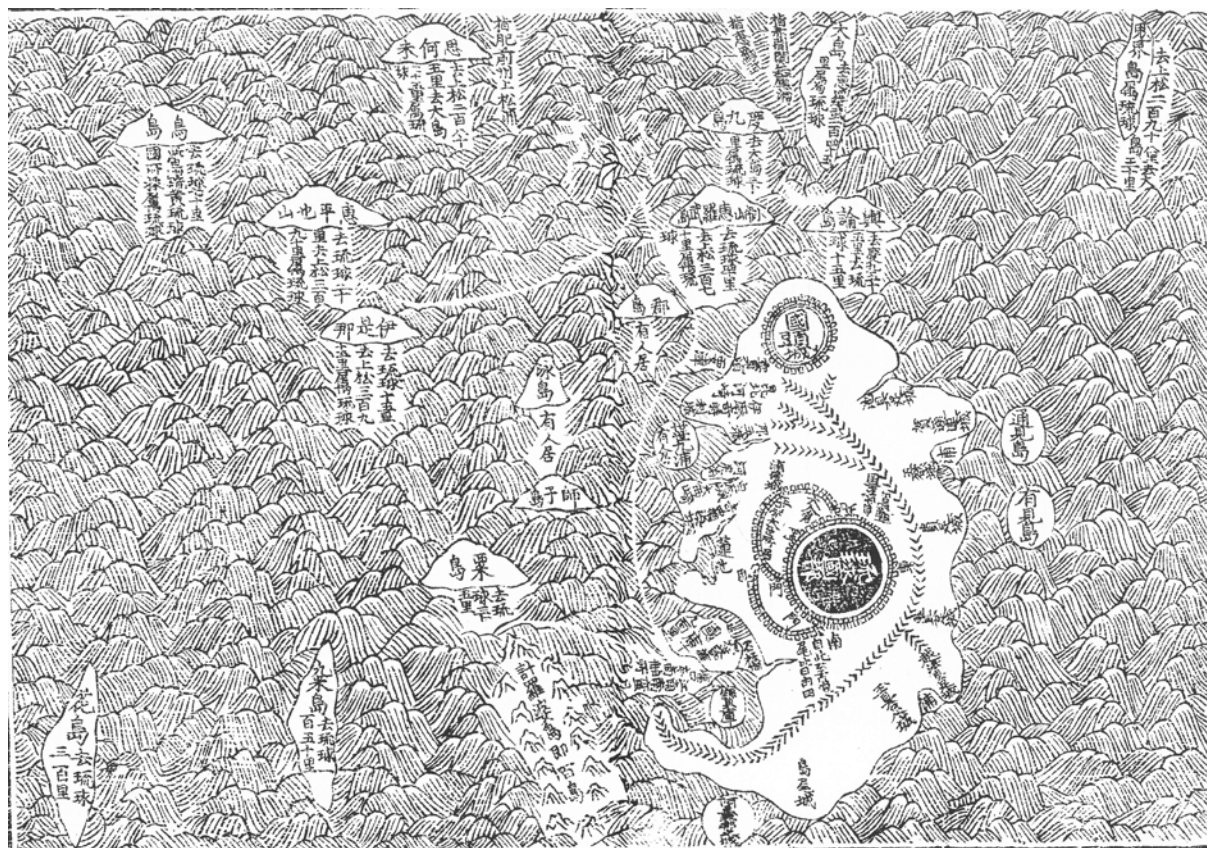


圖1 《海東諸國紀・琉球國之圖》，申叔舟著，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本，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390-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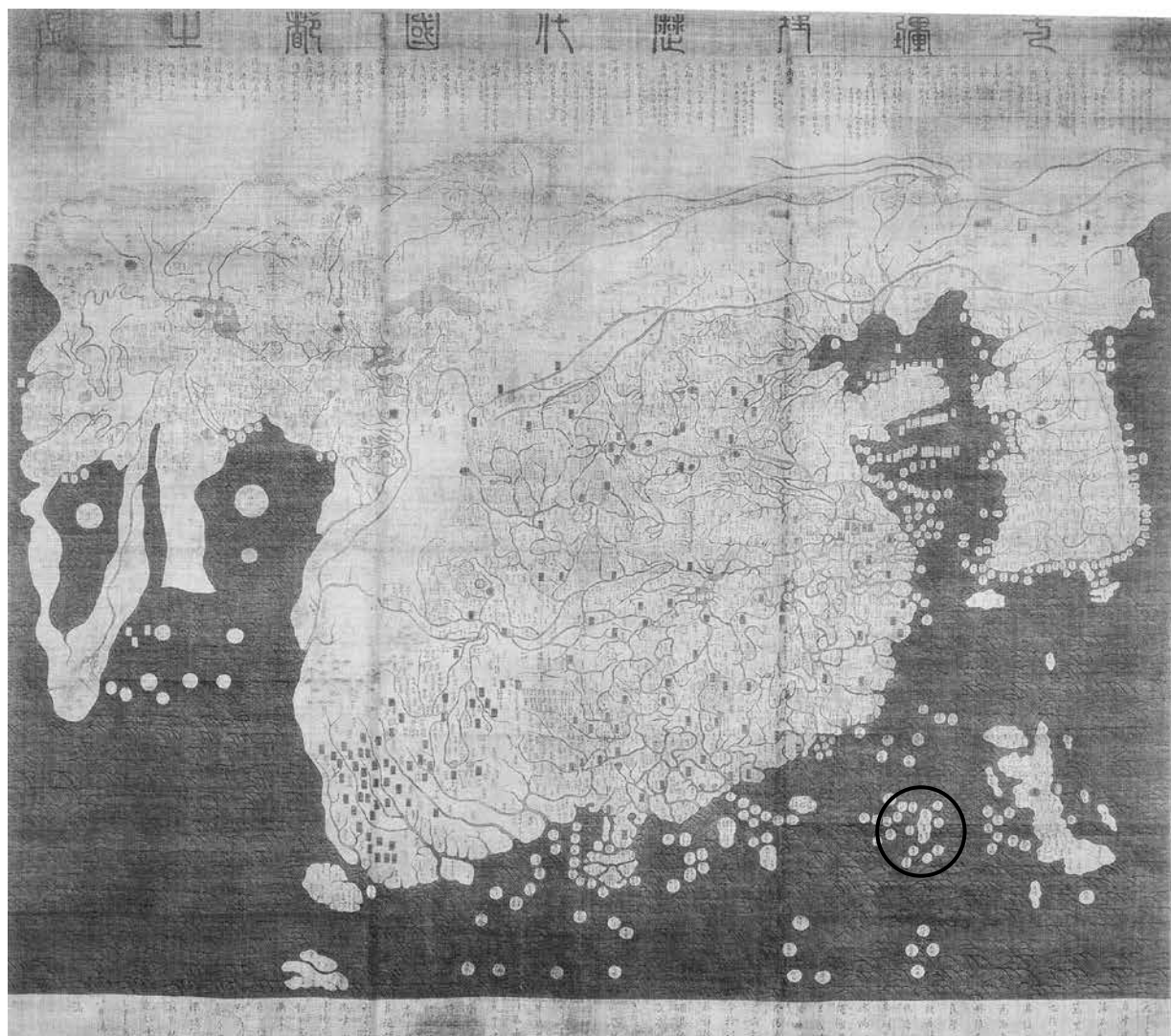


圖2 日本龍谷大學藏〈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繪圖・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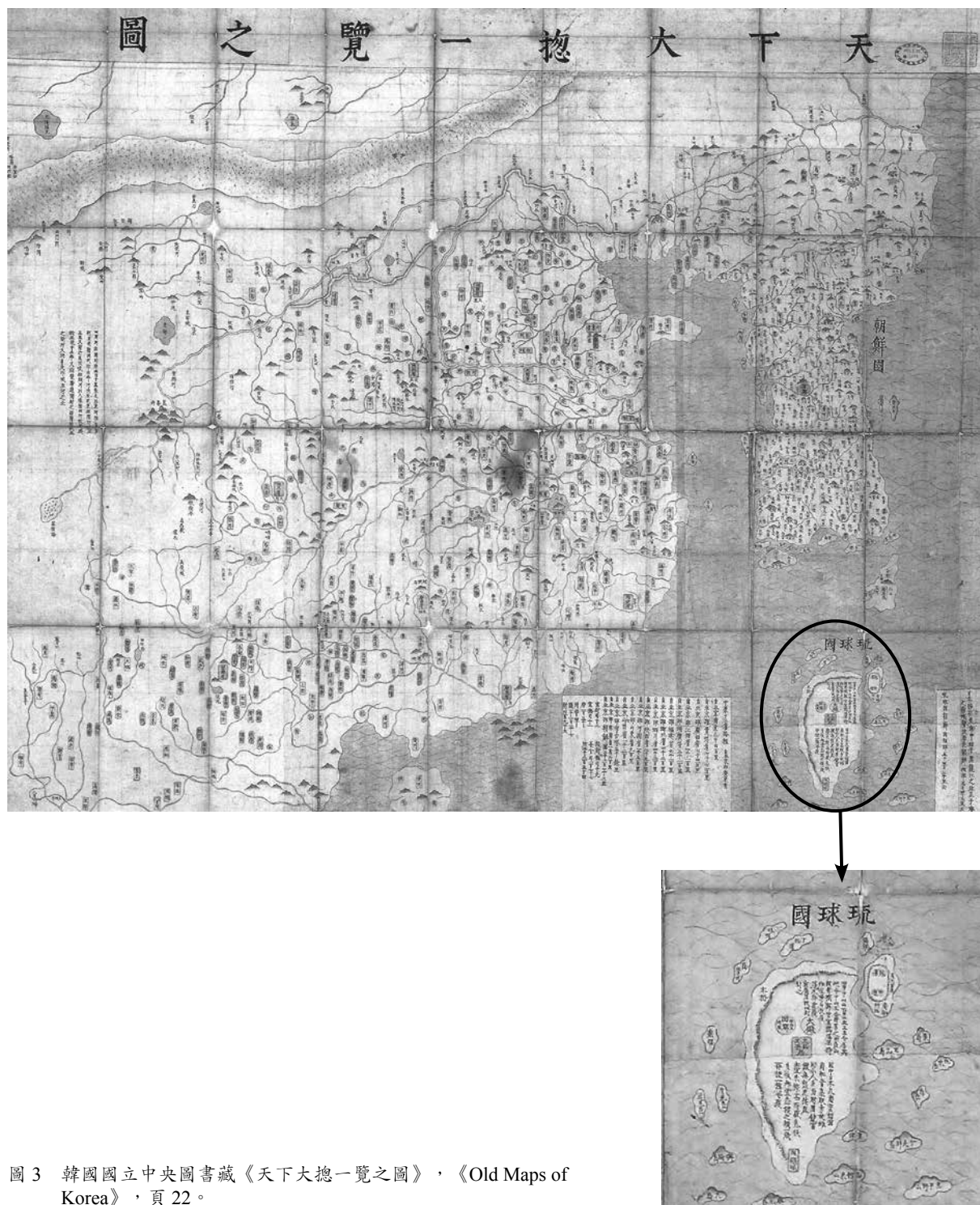


圖3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天下大總一覽之圖》，《Old Maps of Korea》，頁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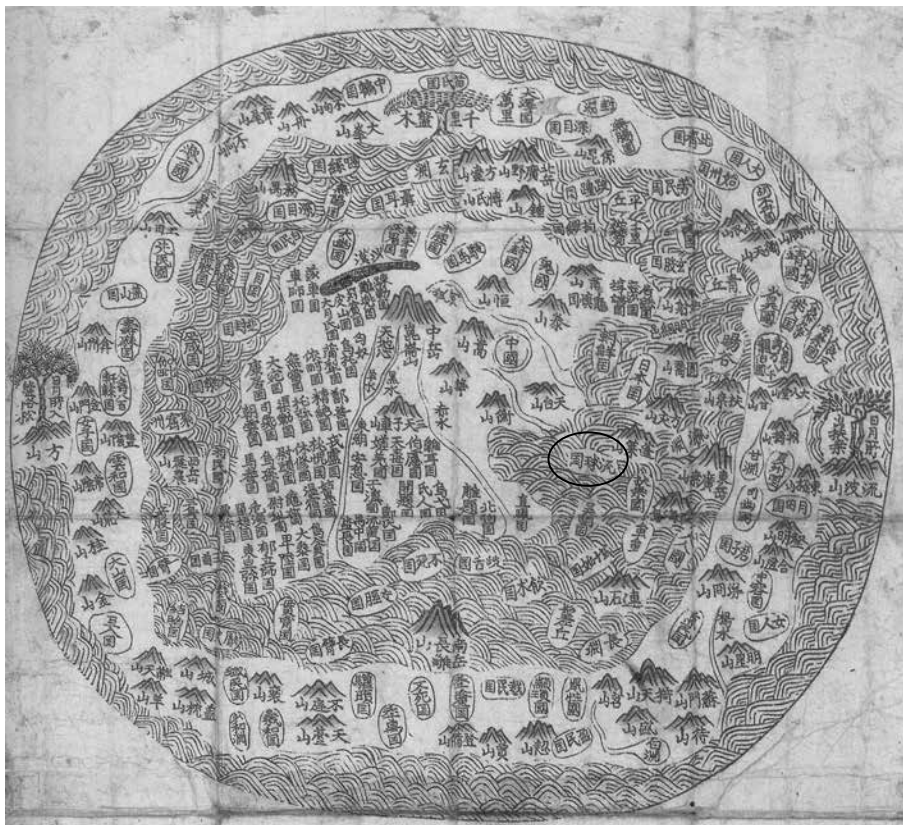


圖 4 尹炯斗藏〈天下圖〉，《Old Maps of Korea》，頁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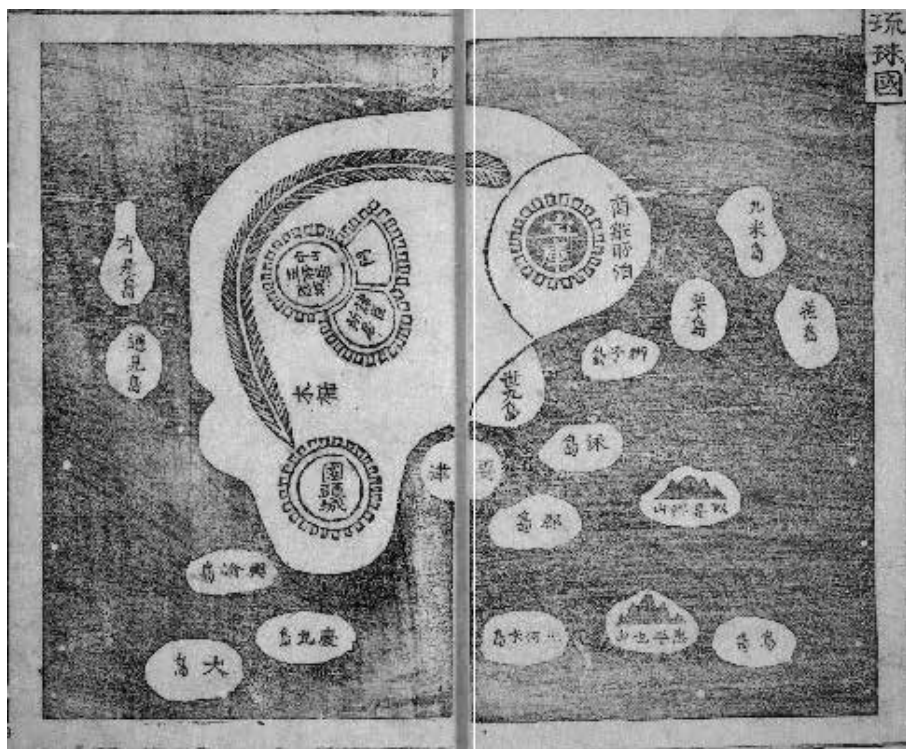


圖 5 奎章閣藏《東國輿地圖・琉球國圖》



圖 7 韓國嶺南大學博物館藏〈琉球國圖〉，《탐라와 유구왕국: 해양 문물 교류 특별전 II (耽羅與琉球王國: 海洋文物交流特別展 II)》(濟州: 國立濟州博物館, 2007), 頁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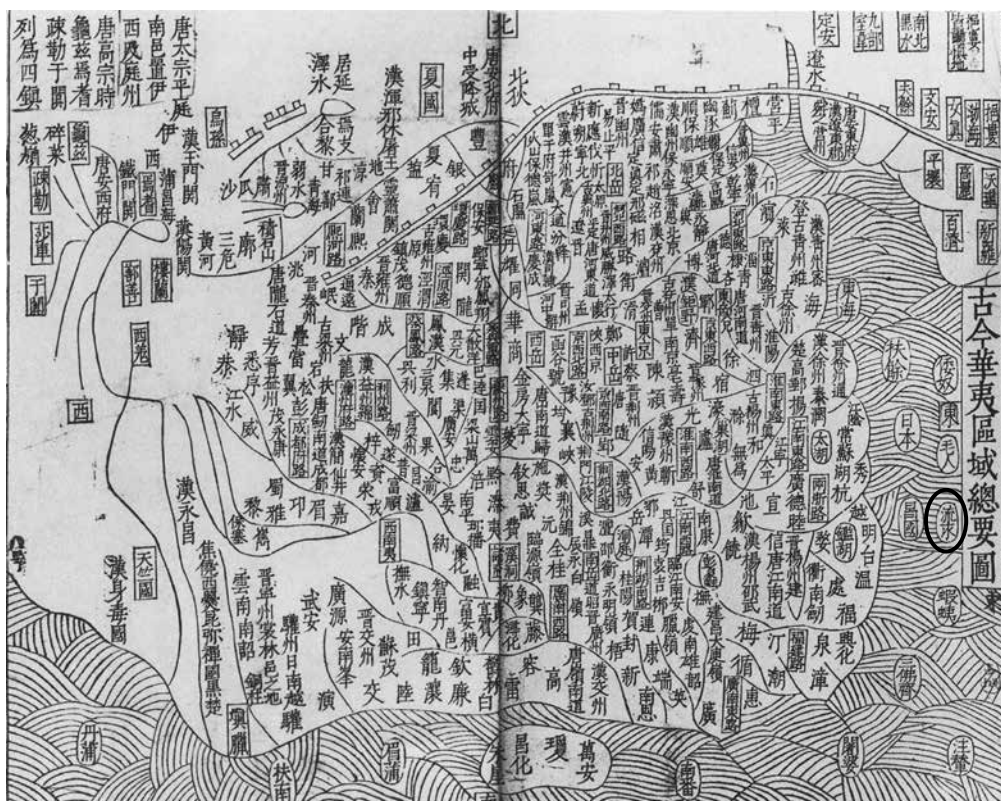


圖 8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歷代地理職掌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華與圖志編制及數字展示項目組編著，《中華與圖志》，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1，頁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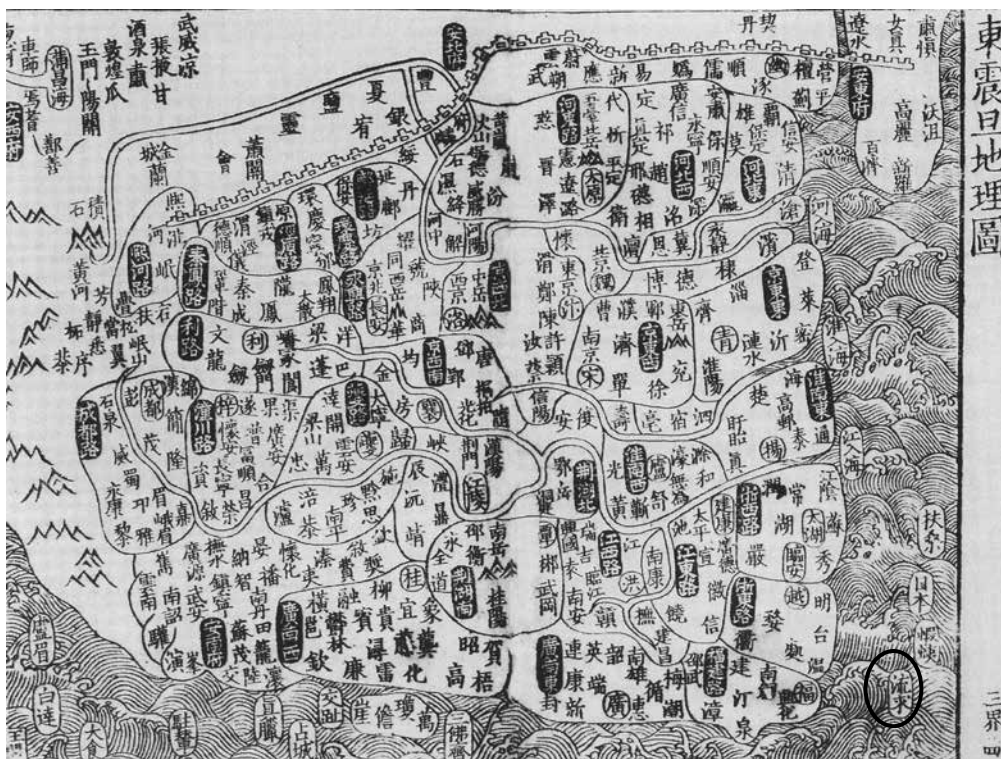


圖 9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東震旦地理圖》，《中華與圖志》，頁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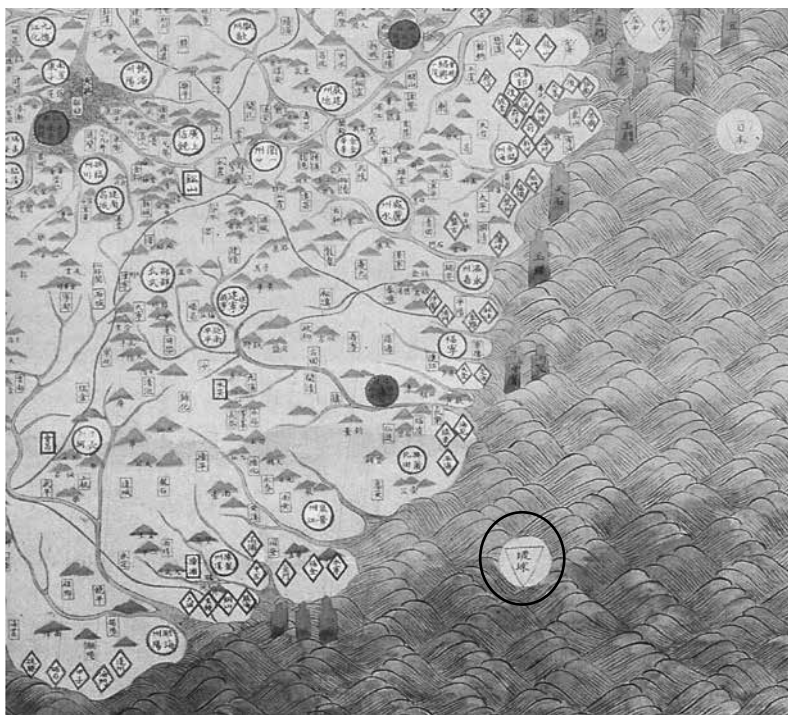


圖 10 〈楊子器跋與地圖〉局部，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 15。



圖 11 西班牙賽維亞市印度總檔案館藏，〈古今形勝之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出版，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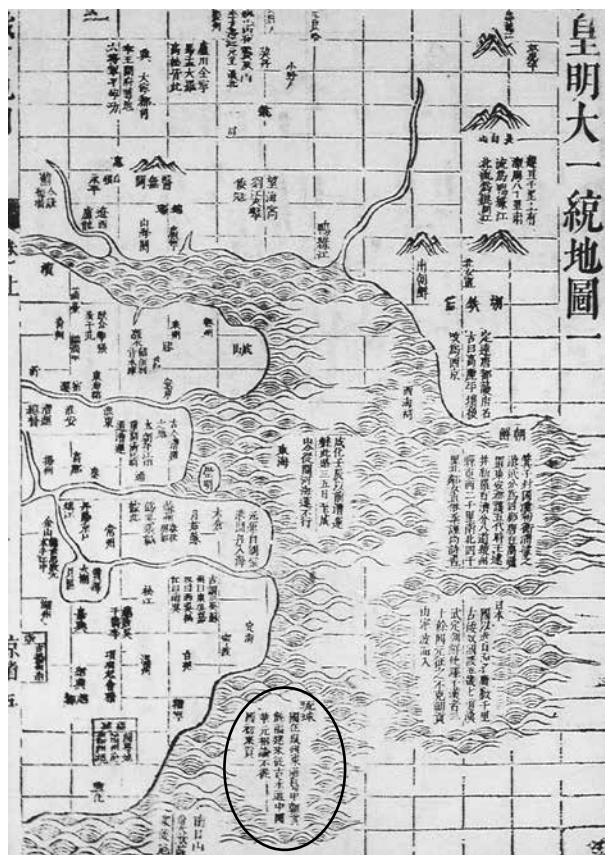


圖 12 《皇明職方地圖·皇明大一統地圖一》，《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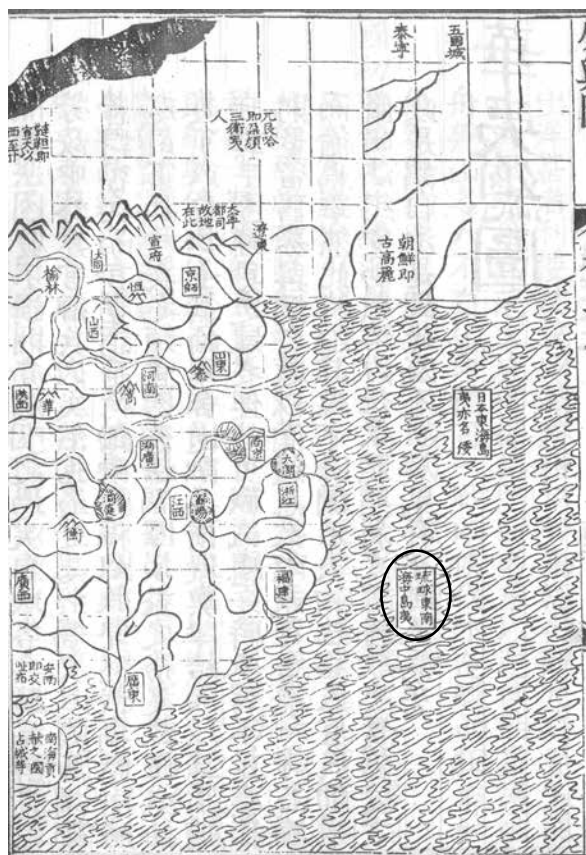


圖 13 《廣輿圖·華夷總圖》，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第 3 冊，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頁 1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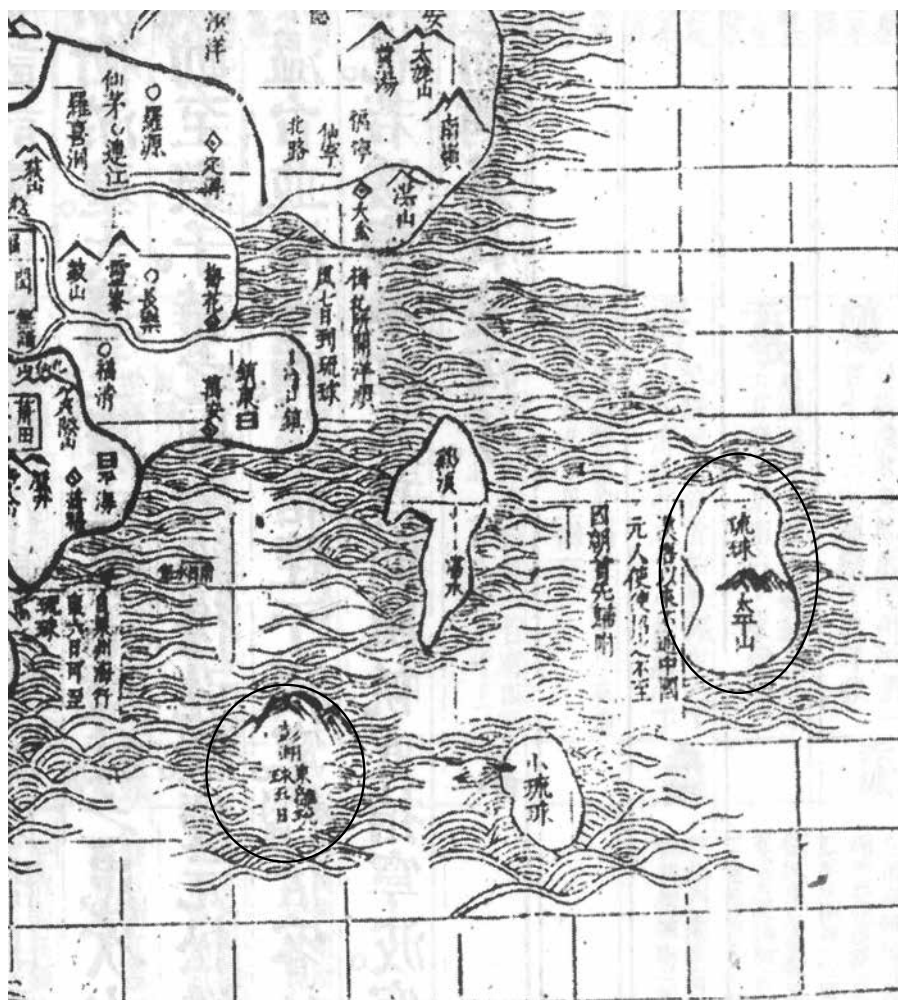


圖 14 《皇明職方地圖·福建地圖》局部，《明代輿圖綜錄》，第4冊，頁1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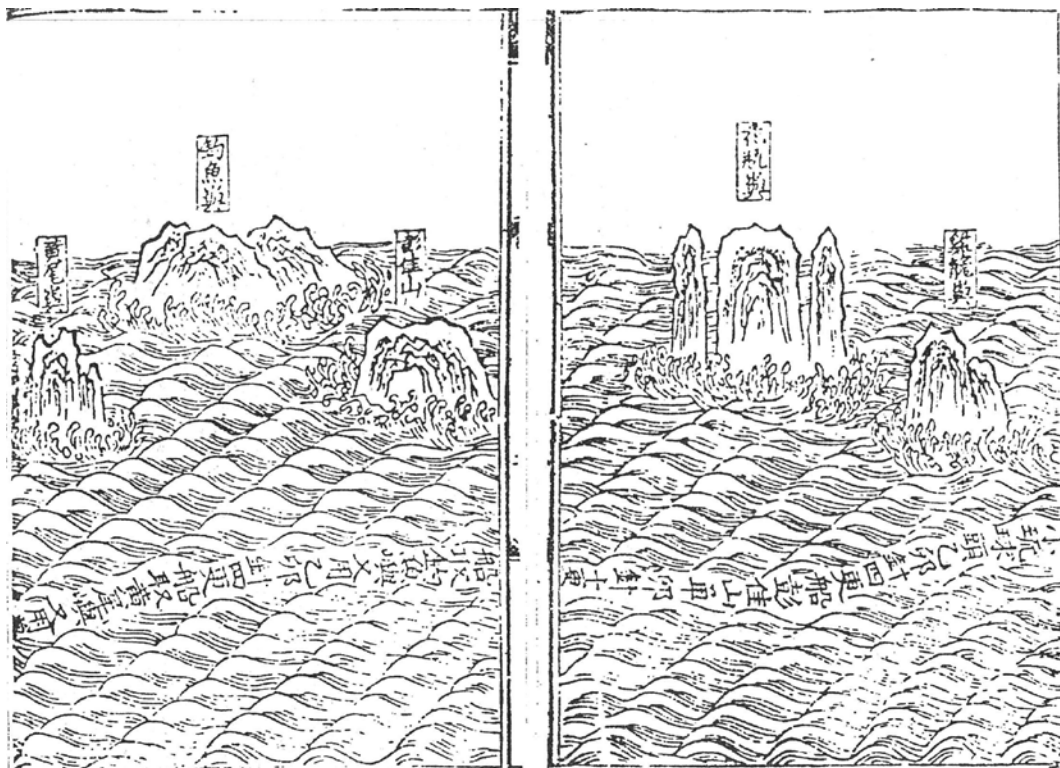


圖 15-1 蕭崇業，《使琉球錄·琉球過海圖》局部，《續修四庫全書》第 742 冊，頁 539。



圖 15-2 蕭崇業，《使琉球錄·琉球過海圖》局部，《續修四庫全書》第 742 冊，頁 540-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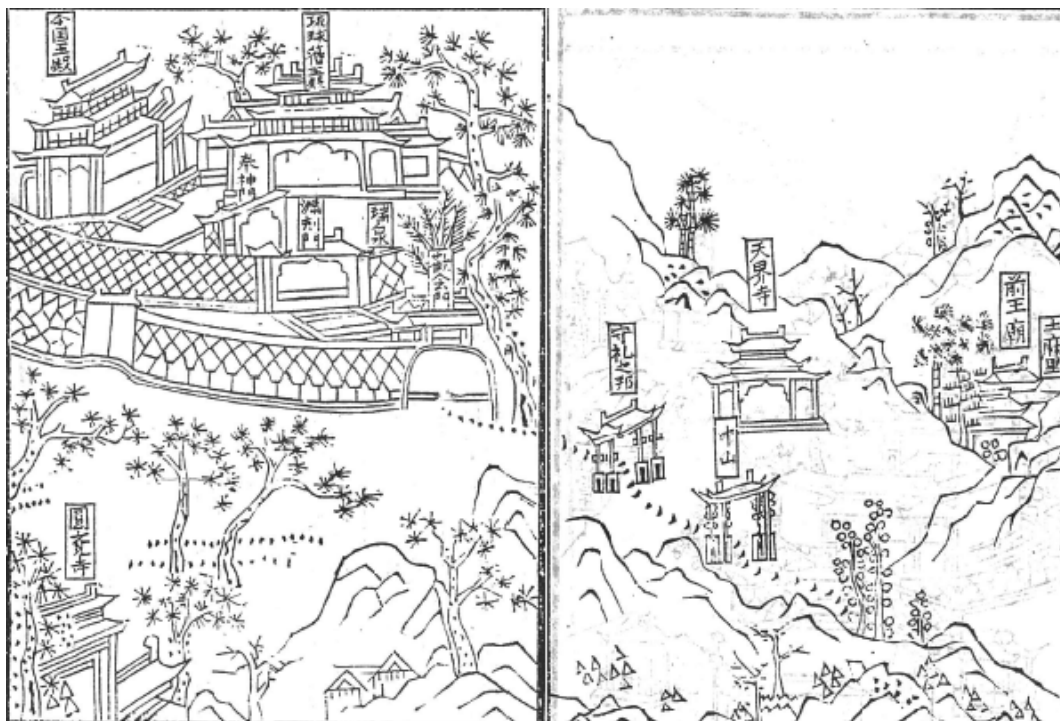


圖 16 夏子陽，《使琉球錄·琉球過海圖》局部，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上冊，頁 342-343。



圖 17 胡靖，《琉球記·琉球圖》局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中冊，頁 248-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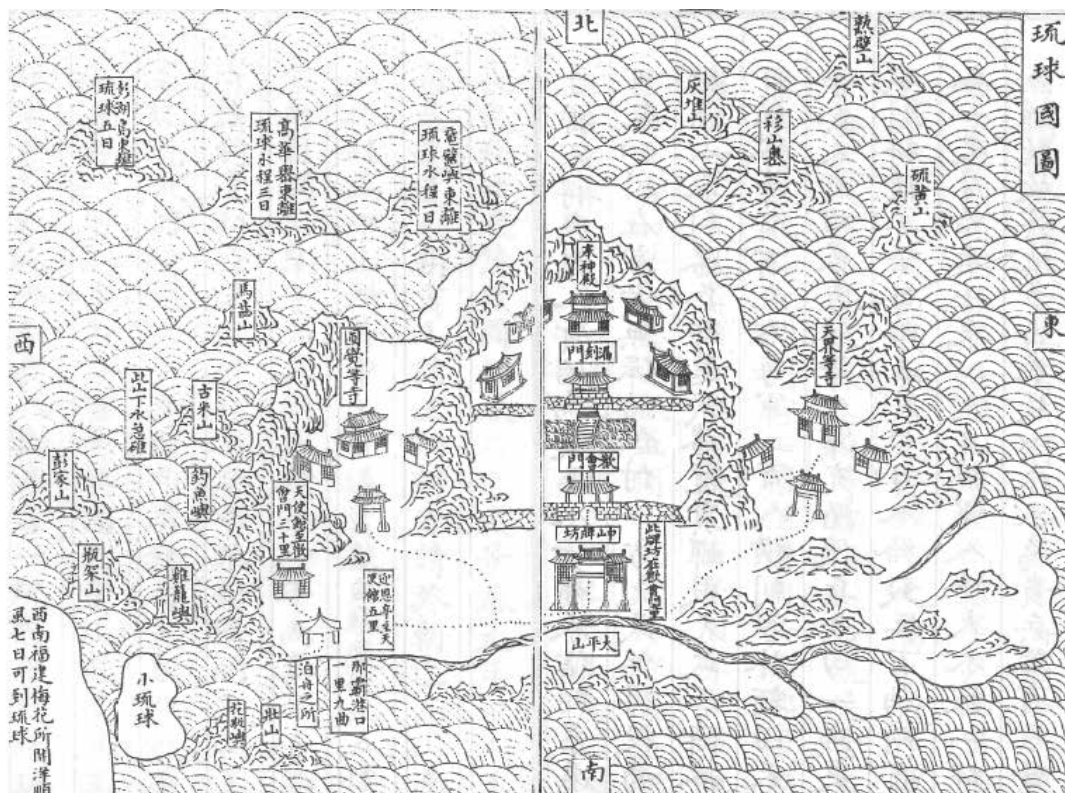


圖 18 鄭若曾，《琉球圖說·琉球國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4 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610-611。



圖 19 《鄭開陽雜著·萬里海防圖》局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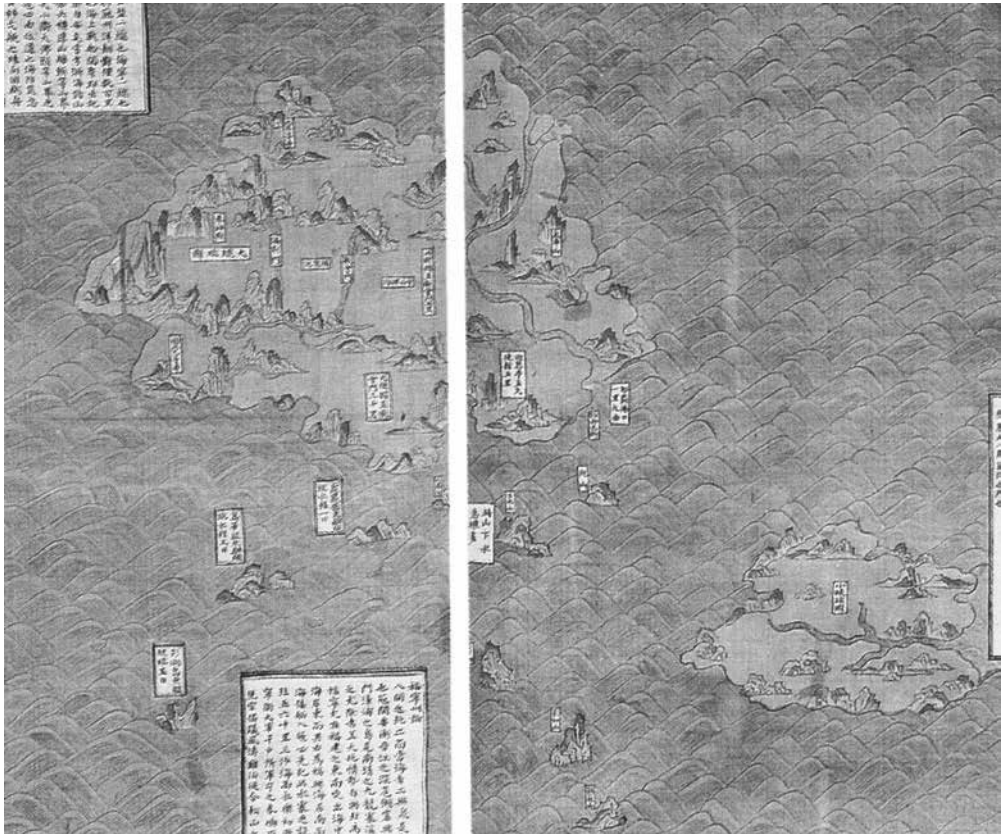


圖 20 〈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局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 40。



圖 21 《廣輿圖·琉球圖》，原田禹雄譯注，《明代琉球資料集成》，宜野灣：榕樹書林，2004，頁 236-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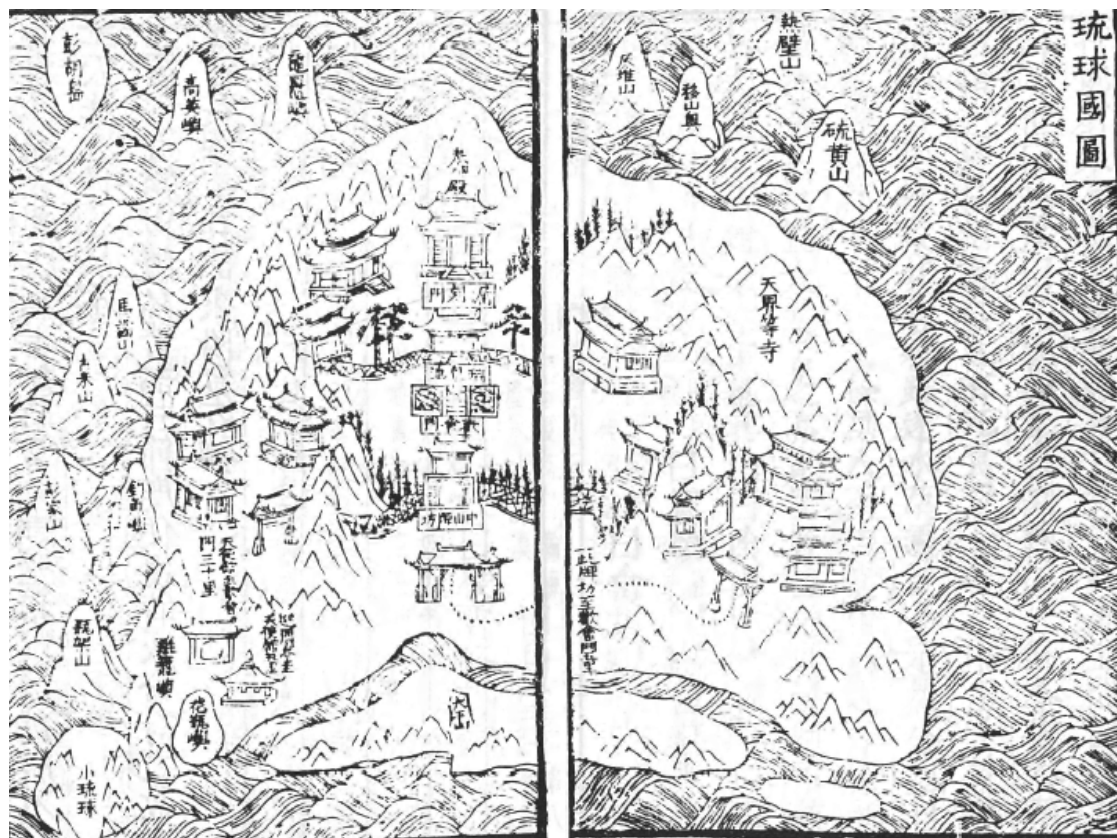


圖 22 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琉球國圖》，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328。



圖 23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局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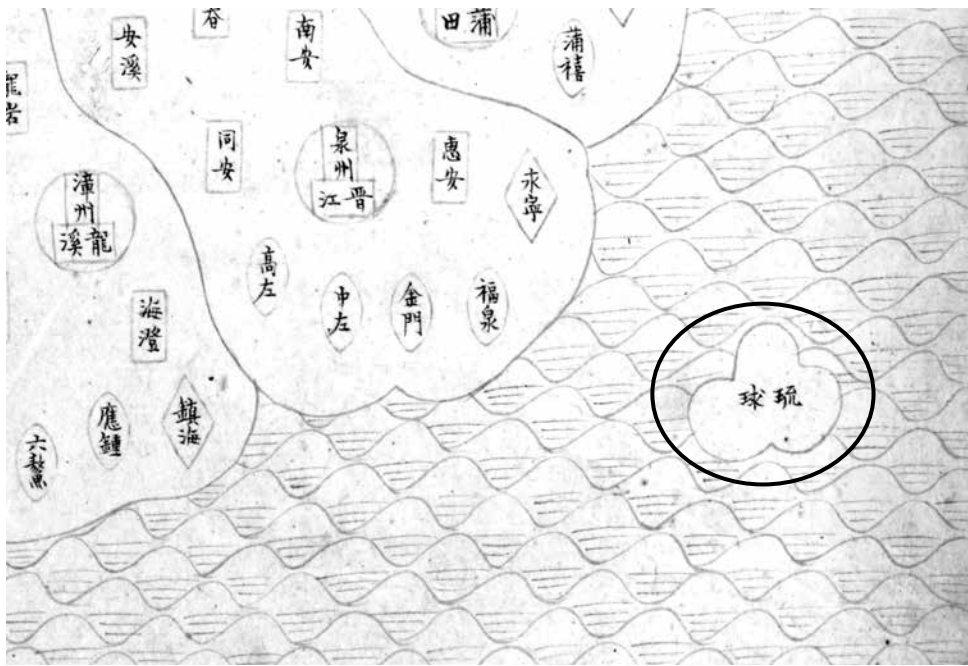


圖 24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遐覽直掌·福建圖》局部數位方輿：<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3000004#>（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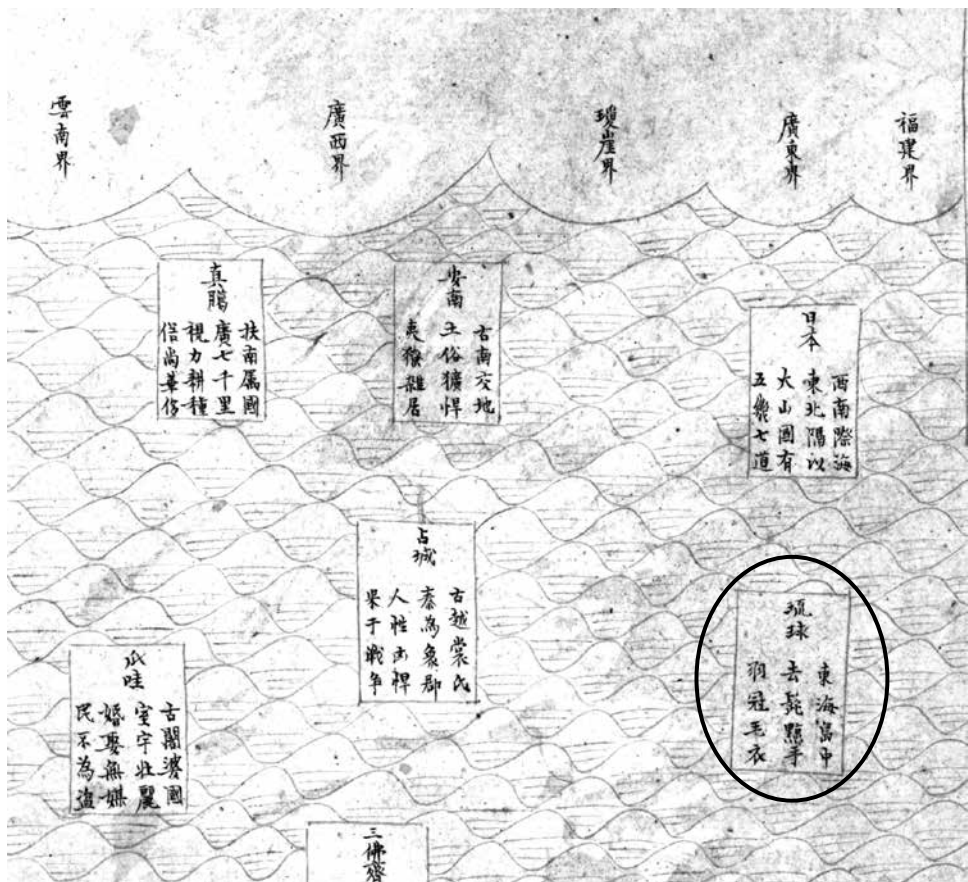


圖 25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遐覽直掌·東南諸夷國名風俗》局部數位方輿：<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3000004#>（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4 日）



圖 26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局部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i13/i13_00587/i13_00587_p0011.jpg (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4 日)



圖 27 美國國家圖書館藏《輿地全圖》局部 數位方輿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3000045> (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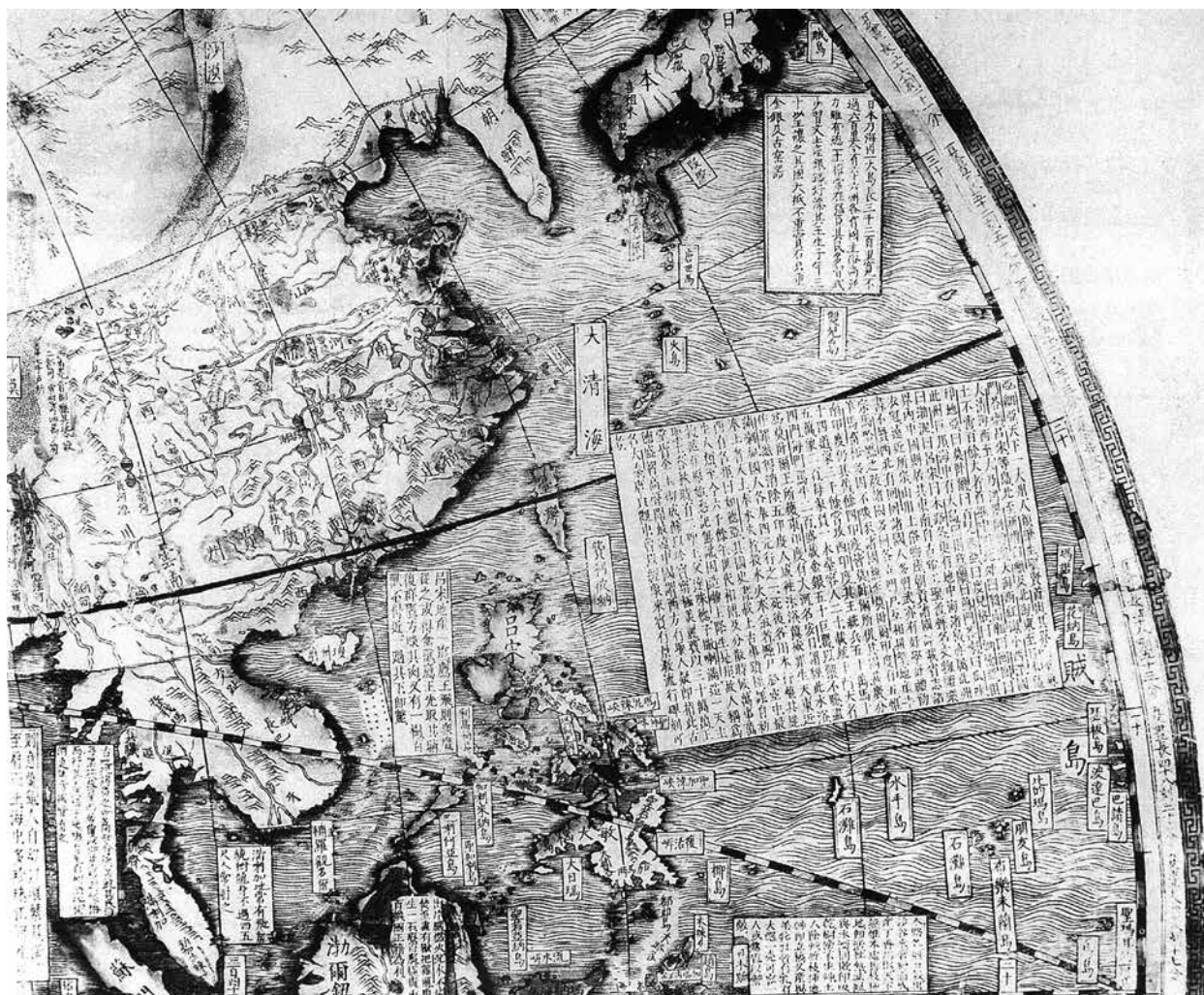


圖 28 南懷仁《坤輿全圖》局部，取自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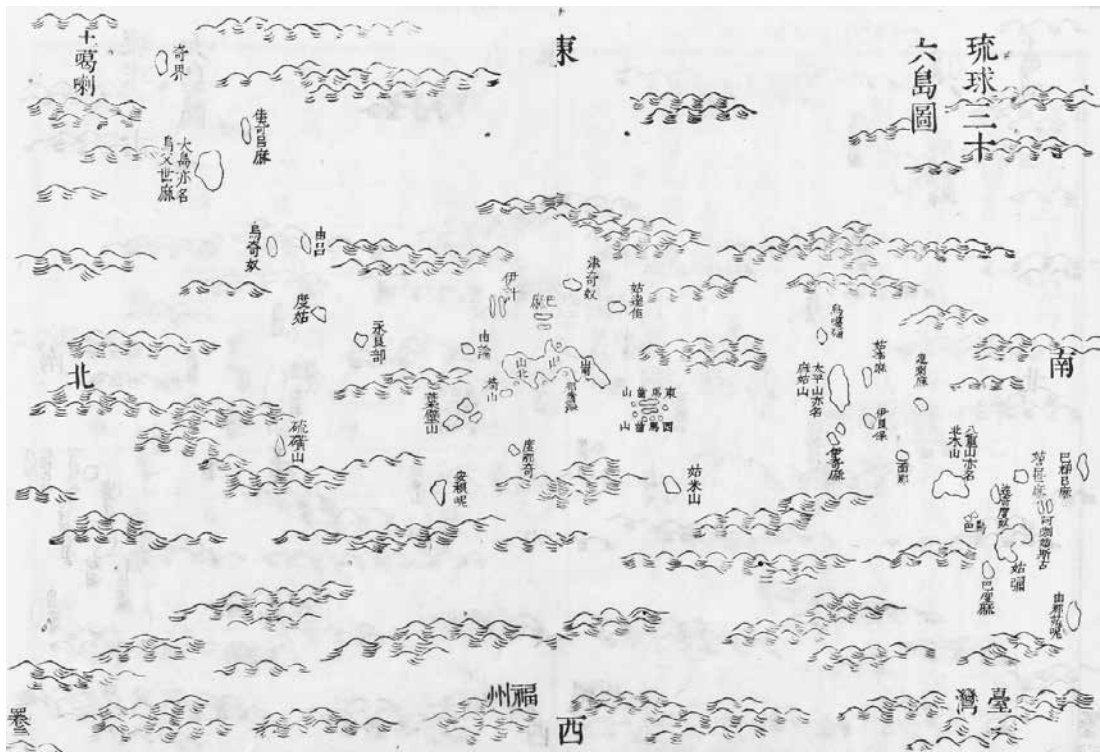


圖 29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三十六島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08/bunko08_c0123/bunko08_c0123_0004/bunko08_c0123_0004.pdf (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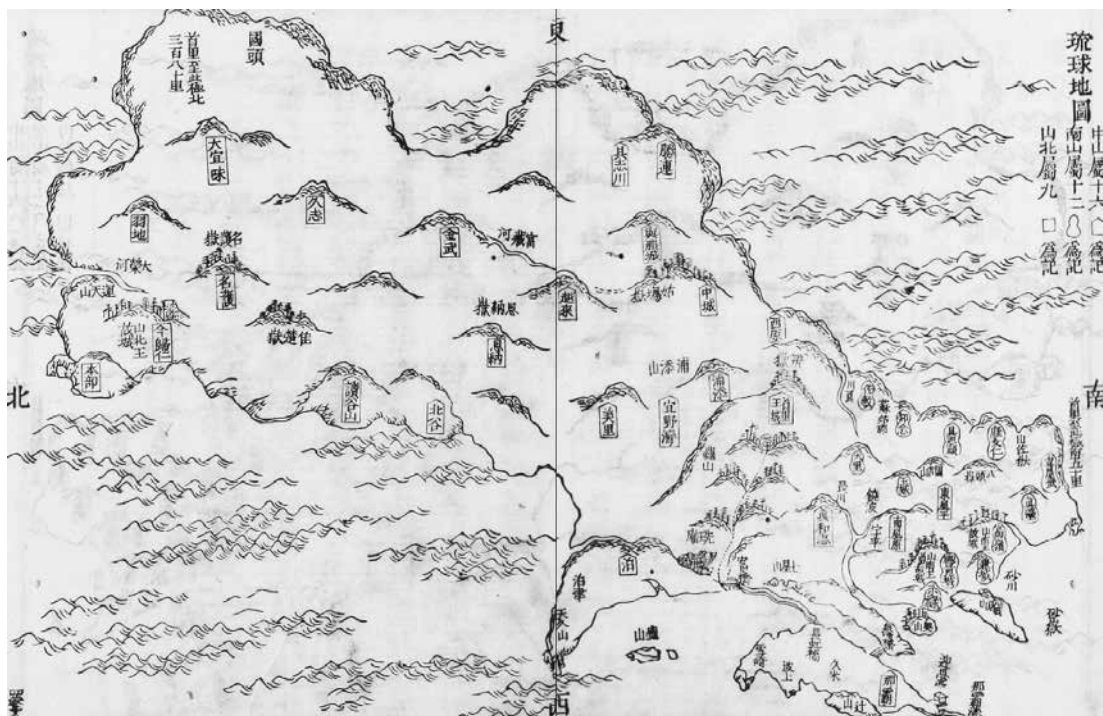


圖 30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地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08/bunko08_c0123/bunko08_c0123_0004/bunko08_c0123_0004.pdf (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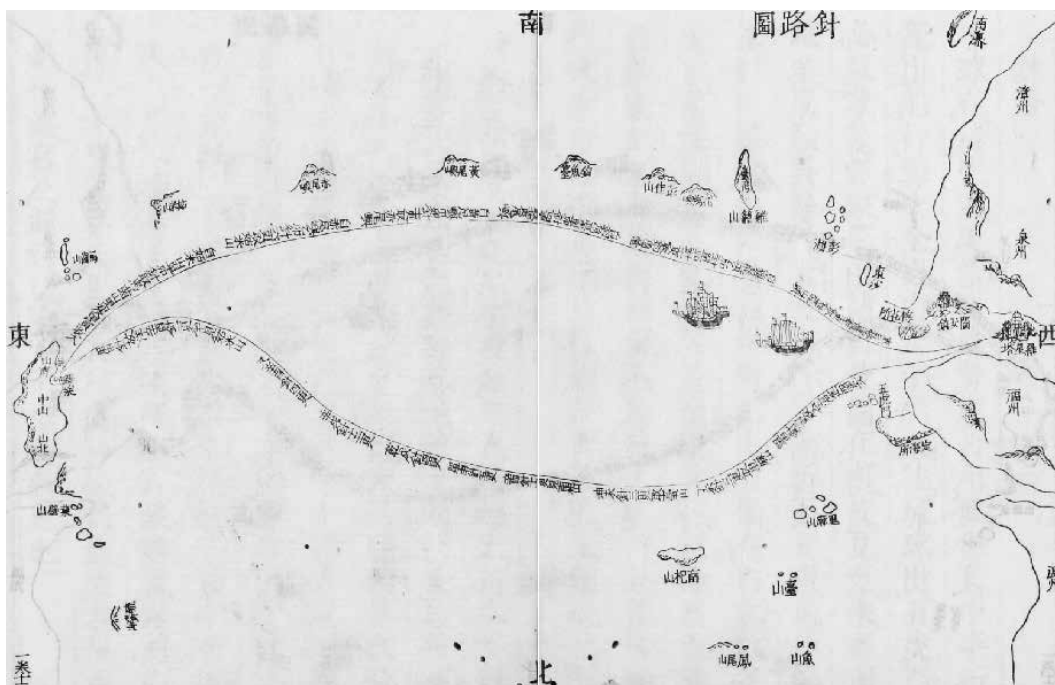


圖 31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針路圖》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08/bunko08_c0123/bunko08_c0123_0001/bunko08_c0123_0001.pdf（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



圖 32 〈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圖版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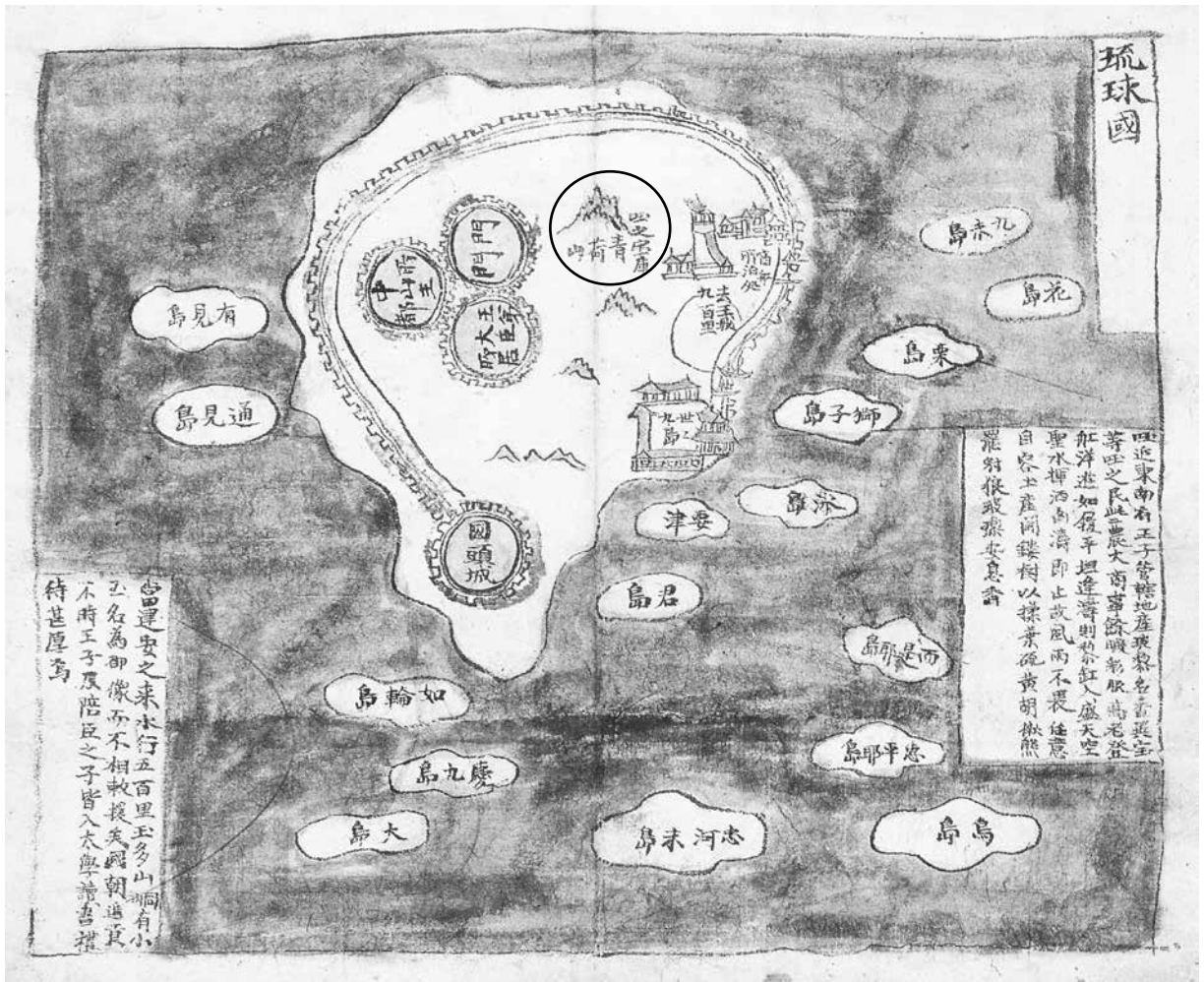


圖 33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朝鮮地圖竝八道天下地圖·琉球國圖》，《Old Maps of Korea》，頁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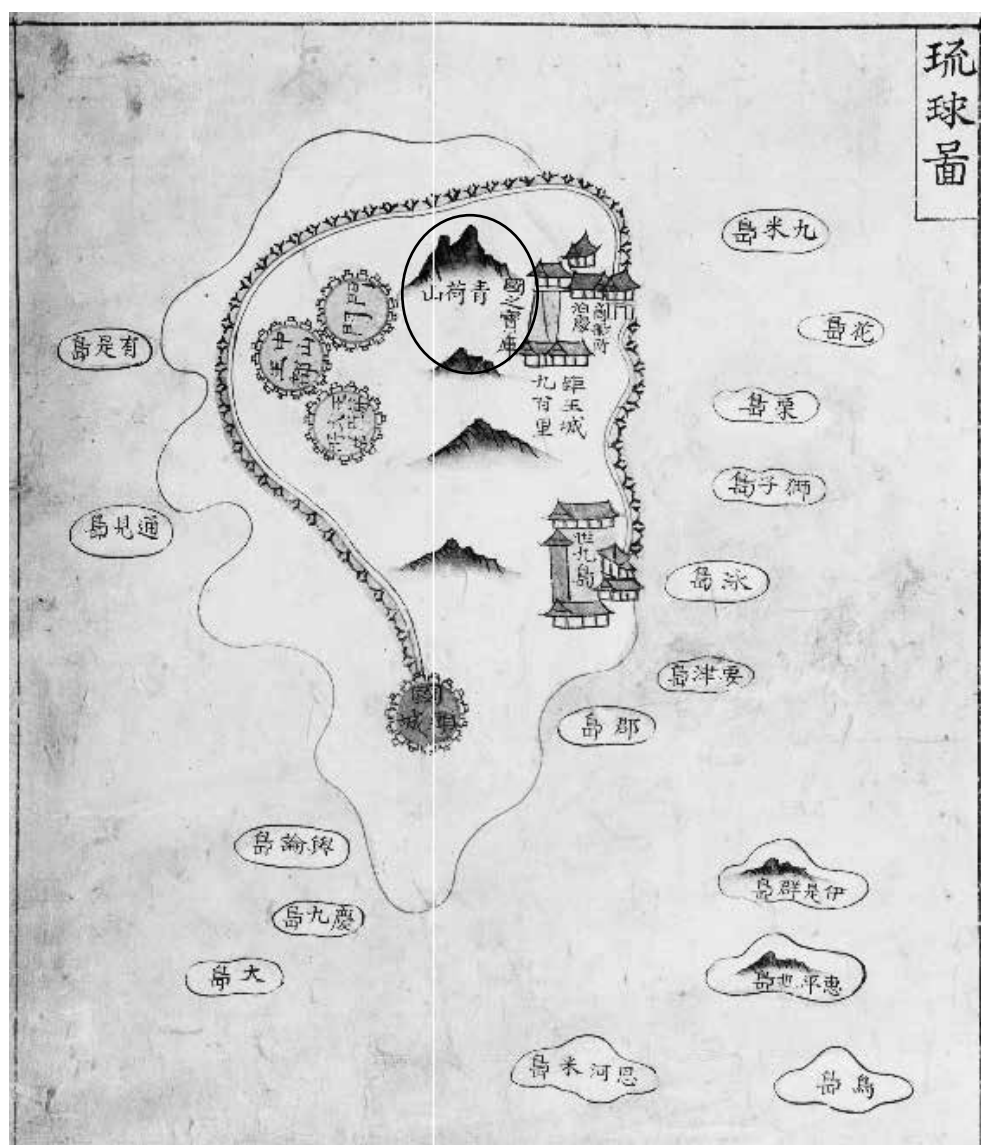


圖 34 奎章閣藏《廣輿圖・琉球圖》

